

佛教千秋
九十年代宣教新趨勢

大使命

季刊 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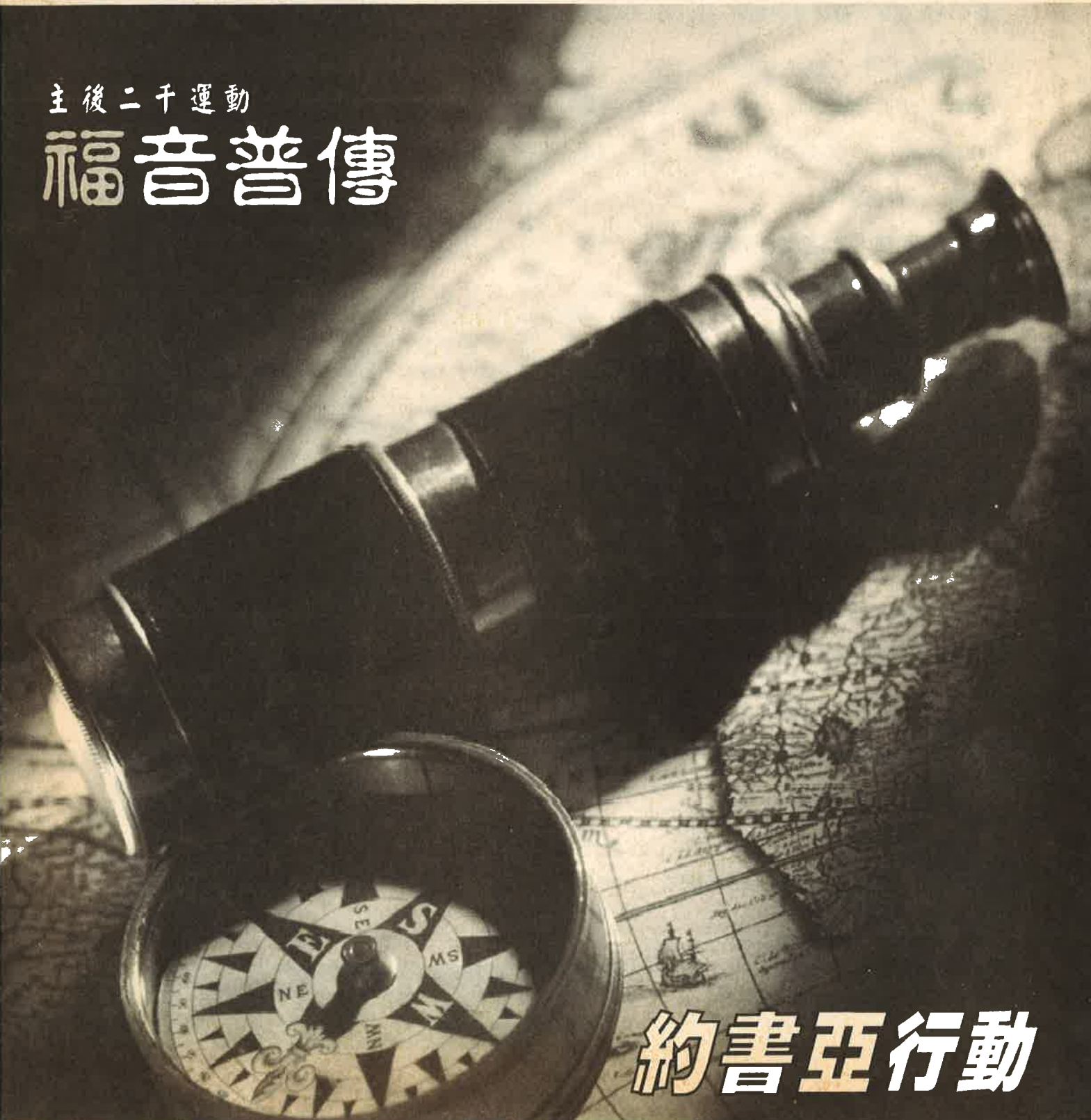
Great Commission

Quarterly

February 1997

主後二千運動

福音普傳



約書亞行動

目錄



卷首語

為甚麼這樣難 王永信 3

主題

向「未得之民」傳福音的挑戰 駱勃 (John Robb) 4

「願你的國降臨」 溫德 (Ralph D. Winter) 7

何謂「約書亞行動 2000」 陳惠文 12

「相關族團」與「未得之民」 莊斯敦 (Patrick Johnstone) 14

專欄：差傳新動向

九十年代呈現的天國使命新趨勢 叔紀田 16

大使命中心營地擴展計畫 22

專欄：異教的挑戰

空與情——對佛教的研究與批判反省 梁燕城 24

專欄：現代血證士

伊朗牧師受害 31

報導

布達佩斯來鴻 簡文雁 32

1997 年大使命中心短宣隊機會 33

神在我們中間實在行了大事 張路加 34

聖誕佳音處處聞 38

Not An Ending, But A Beginning Tom Raffeto 40

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為美國禱告」 42

滕近輝牧師專題講道錄影帶出版預告 43

封底

遍傳福音 時機已臨 44

大使命

季刊 第十四期

一九九七年二月

出版者：大使命中心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美國總會：769 Orchid Hill Lane
Argyle (Copper Canyon)
TX 76226, U S A
Tel: (817) 455-2205 (972) 445-5490 (metro)
Fax: (817) 455-2198
E-mail: 74513.3361@compuserve.com

香港分會：Rm 914, Block C, Bell House, 525-543 Nathan
Road, Yau Ma Tei,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540-0131 Fax: (852) 2540-9770
E-mail: gcchk@ap.net.hk

董事會：滕近輝 (主席) / 高雲漢 (書記) /
Board of Directors 葉陳淑淑 (財政) / 宋仲虎 /
孫約翰 / 楊嘉善 / 王永信

會長：王永信
President

副會長：陳惠文
Vice President

行政主任：陳偉文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靈修主任：王志學
Director of Spiritual Formation

出版主任：林成蔭
Director of Publications

香港分會執行幹事：黃朱蕙碧
Executive Secretary,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特約同工：杜祥光 / 李錫然 / 陳琛儀 /
Ministry Associates 常思恩 / 葉陳淑淑 / 鄭彼得 /
盧得生 / 嚴建平

財務顧問：王偉奇 / 余紹機 / 楊嘉善
Financial Advisors

顧問編輯：溫以諾 / 盧家駁 /
Editorial Consultants Paul Cedar /
Patrick Johnstone /
John Robb / Bob Waymire

特約編輯：周子良 / 林慈信 / 曾景雯 /
Contributing Editors Howard Snyder

編輯委員會 王永信 (總編輯) / 陳惠文 (主編) /
Editorial Committee 林成蔭 (編輯) / 賴若瀚 / 梁作榮

設計 Graphics Design：沈志明

本刊文章立論不一定代表本刊或大使命中心觀點。
本刊歡迎轉載，以期廣於宣揚，請函美國總會。

© 1997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為甚麼

這樣難！！

王永信

地區，我的種族）而用。

神賜給了華人聰明靈活的頭腦，和刻苦耐勞的精神，我們感謝主，但我們今天要進一步向神祈求第二個恩賜，「廣大的心」。若沒有廣大的心懷，心胸，真正的合作與主裡的合一幾乎是不可能！

2. 「普世宣道」為甚麼這樣難？

「普世宣道」這一個命題，無論在舊約、新約中，一直都是一個難產的嬰兒。二十世紀的普世宣教運動（從一九一零年愛丁堡宣教大會直到今天的主後二千運動）乃是前所未有的普世宣教爆炸現象，這是聖靈奇妙動工的結果。但大多數的華人教會，在這些重大的屬靈運動中卻是閉門自守，按兵不動，沉醉於自己的小圈子裡。

但我們仍然感謝主，因為海外華人教會中，已經有約百分之十的教會從事差傳。雖然他們目前差傳工作對象，仍然多半是海外各處散居的華人，但我們盼望在神的引領下，華人教會的差傳對象會逐漸從「猶太全地，撒瑪利亞」進而達到「地極」。

3. 「放下世界」為甚麼這樣難？

在今日華人信徒中，接受神的呼召決志作全時間事奉的人

是極少數。奉獻之後能夠切實一步一步勝過各種考驗（過五關斬六將）而真正進入事奉的人又是少數。在進入事奉的人中願意赴前線作宣教士的人更是少數。

有人說「移民心態」（Immigrant Mentality），「難民心理」（Refugee Syndrome）及「求存心願」（Survival Mentality）使得近兩代生長於顛波逃難及移民狀況下的華人信徒難於捨下得來不易之安穩環境，再次拿起近於「流浪式」的宣教生活。不錯，這些人的確如此，但全面看起來，此說服力仍覺不夠。

拿韓國教會來說，他們差不多於百年前被日本統治四十年之久，到六十年代的韓戰，到今天的南北對峙，這兩代的韓國信徒的生活中充滿了流離與逃難（比華人有過而無不及），他們很多也移民到外國（包括美國）。但是他們好像學到了功課，正如初期教會被逼迫四散的人，「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徒8：4）。

再看今日分散的華人信徒，我們也到過各處（無論南洋或歐美），但我們到各處首要目的是「賺錢」及建立自己的「安樂窩」。

今日的華人信徒，尤其領袖們，需要慎思，悔改！願神幫助我們制服我們最大的敵人、最強的對手——己。



1. 「廣大的心」為甚麼這樣難？

「神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測量」（王上4：29）。

我們有時會談到所羅門的智慧與聰明，但卻不常想到神更給了他第二個大恩賜，就是「廣大的心」。智慧與聰明雖然重要，但若沒有廣大的心懷，則一切聰智都是為了自己（我，我的教會，我的宗派，我的機構，我的

向

「未得之民」

傳福音的挑戰

駱勃 (John Robb) 著
林成蔭 譯



在莫斯科一家旅館中，與一位濃髮棕膚的朋友喝咖啡時，我問他有没有聽過耶穌的名字。他立即回答：「當然，他不是一個日本人嗎？」

我很驚駭這樣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 M 醫生，卻一點不知道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但 M 醫生是來自高加索的一位回教徒，他家鄉是在世上最多未得之

民居住的10/40 窗戶以內。我們可以了解為何他從未聽過耶穌的真理和祂的愛；因著宗教、文化和政治的藩籬，許多世紀以來，他的民族與聖經的智識無緣。在他的城市中可能有些基督徒，但在他的同胞中，卻很少是，或甚至完全沒有基督徒。

這故事有一很好的結局：當他讀了新

約聖經後，他不僅自己成爲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並帶領他的兄弟、父親及祖父信主，又撰寫聖經中有關醫治故事的單張，分派他家鄉裡的病人和親友。然而大多數住在10/40 窗戶中的人，沒有機會聽到這位「人中之人」主耶穌的故事。

如何爲一個「民族」下定義？多半他有自己的文字和方

言，在種族方面與四周圍的人不同。有時我們用「種族和言語」來分別他們。有時，如在印度大部分地區，階級或職業的界限比言語或種族的的不同更為重要。從宣教的觀點來看，一個民族是「一個最大的人群，在其中福音能自然地傳遞，而在理解或接納上不受到攔阻。」簡單說來，福音若不是傳自同一民族中的人，就被視為外來品。一個未得之民族要接受福音，必須越過許多攔阻。

在10/40 窗戶裡的未得之民中，像 M 醫生這樣完全不知道

基督的人太多了，有很多原因造成這情況，其中之一是他們的宗教和政治領袖對基督教的仇視，他們怕自己的權勢受到威脅。在一些像蘇丹或伊朗等地，在位的人盡力要根除基督教運動。

另一原因是靈界勢力的壓制。使徒保羅說，「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林後4:4）。耶穌告訴我們必先捆住靈界的「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可3:27）。這些假神和靈界的權勢透過異教的教導，讓人對基督教產生錯誤的觀

念；他們使人瞎眼，不能認識耶穌。

世上八億的文盲很多都住在10/40 窗戶以內，他們不能讀新約聖經或其他基督教出版。超過百分之八十的世上窮人住在這「窗戶」以內，他們每天為生存掙扎；多數營養不良，沒有任何醫療途徑，甚至缺乏衛生食水。在這「窗戶」以內，失喪的人多半是窮人，而窮人多半失喪。甘地提到這些人說：「有些人窮到一地步，他們只能在麵包中找到神。」

在這些未得之民中，他們誤解基督耶穌或不認識祂的最大原因，是沒有愛主的基督徒用他們自己的言語，透過與他們文化不衝突的方法，把基督的真理告訴他們。例如土庫曼人可能在俄人教會中找到好的榜樣，但他們沒

世上八億的文盲很多都住在10/40 窗戶以內... 超過百分之八十的世上窮人住在這「窗戶」以內... 在這「窗戶」以內，失喪的人多半是窮人，而窮人多半失喪。





有一個土庫曼人的教會，讓他們去學習。這就是有關「未得民族」的定義：他們缺少一個本色化的歸主運動，有相當的人數及適當的資源去向他們的同胞傳福音。這些人若是有機會聽福音，會像 M 醫生那樣很願意接受；他們只是沒有機會而已。我有一位宣教士朋友，他很多年每天搭公共汽車或火車，為要在車上與其他乘客分享主耶穌的信息。多年來，只有一次他碰到一個人曾經聽過福音。

五年前，我家鄉有兩個教會「認領」了中亞細亞的未得之民族。當時這民族中，據所知只有兩位基督徒；也沒有任何宣教機構計畫去向他們傳福音。這兩間教會的一些弟兄姊妹，經過一個「姊妹城」的途徑到了中亞與他們建立關係。回來後他們繼續研究

當地的文化，學習如何更有效地禱告，接著有其他方式的接觸：供應一些醫藥器材，交換青少年及音樂家等。如今，神讓他們能與二十多個機構及教會合作，在五年以內完成新約聖經的繙譯，並建立了一個穩固成長的教會！

你願意接受主的挑戰嗎？去和其他信徒、機構、教會聯合作宣教工作嗎？先選一個別人不太注意的「未得民族」，盡量找到有關他們的資料，然後與教會中的肢體分享。當你們一起為

這民族禱告時，神會引領你們使

用創作性的途徑要改變情況。考慮派一隊人去當地研究或為他們禱告，建立關係，為當地的基督徒工作者等籌款支持他們，或供應一個實際的需要，如藥品等。不要受任何限制！禱告神，求祂讓你體驗祂的心意——祂如何為這些失喪靈魂傷心，因為他們不認識祂的兒子。千萬個像 M 醫生的人，仍在等待人去向他們傳福音。

【駱勃 (John Robb) 是世界展望會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未得之民族部主任。本文獲准譯自 Praying Through the Window III: The Unreached People, YWAM Publishing, 1996.】





願你的國降臨

溫德 (Ralph D Winter) 著
林成蔭 節譯

公元二千福音遍傳運動的目標是：「在主後二千年時，每一群體都設有教會，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聽聞福音。」這目標意義深邃，遠超過字面所能表達。

這目標給我們一個很清晰的使命嗎？「在主後二千年時」這句話最有震撼性，也最令人躊躇。沒有人會反對我們為主後二千年定目標，但此處「每一群體」及「每一人」中兩次出現這「每」字，豈不使主後二千的目標顯得太誇張，或許近乎愚笨無智？

假設有一天我們確實知道全世界凡兩歲以上能聽的人，都已聽過並瞭解福音的真諦，我們就可以說「大功告成」了嗎？然而一天以後，百多萬個兒童會過兩歲生日，而另一百多萬老年長體弱的人會失去理解福音的能力，這些人算不算？

有人說，神會照顧他們。問題是：神是否只在搞統計，只在電腦顯示器裡查表格？只是機械式地等候得救的人數達到一定數目？祂期望我們訂這樣的目標嗎？

主後二千年前我們能做什

麼？我們禱告的目標是什麼？耶穌教導我們如何禱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是說我們對福音遍傳的概念必須與祂願祂的國度降臨相關。另有一些經文說祂期待有一天萬民要頌讚祂的榮耀。

耶穌說：「我若靠著神的能力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路 11：20）。我們是否已太沉溺於衡量傳福音、社會改革及經濟成長的效果，而忘記神主要的工作是征服撒但？我們期望有一天「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啓 11：15）。祂豈不是要征服那「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嗎？（弗 6：12）

但這不是政治或軍事的征服。耶穌明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們不是要建立一個基督化的聯合國，或讓每個人都成為基督徒，甚至平反所有社會上的不公義。可不可能主耶穌再來時，我們不再掛念「數目」，而是被神所建立的一種新意念完全勝過？

數目雖重要，卻不一定是神最終的目標，祂的旨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量度不是我們能完全瞭解的。然而我們能明白的，我們必須盡力而為，我們不能只顧得救的人數，而不宣揚祂的尊榮；祂的名若不被高舉，靈魂也不會得救。我相信，那些在科技尖端奮鬥的聰穎福音派思想家及科學家，也是我們在普世宣揚祂尊名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因此要將福音傳給每一個人以前，我們必須先攻破撒但在每



一個群體中的堅壘，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是一場以禱告為前線的爭戰！要先去綁住黑暗權勢的「壯士」，才能帶進福音，拯救靈魂；也肯定會遇到強烈的抗力，不會輕易得勝。

黑暗的國度

撒但透過對群體的控制，控制其中的個人；一般人都服從領袖，很少人是完全獨立、不受拘束的。很多時候，福音能突破某群體，是因其中某關鍵人物被神蹟奇事影響而信服，然後一般的福音工作才能開展。因此，如我們已提過，去計算有多少人信主可能是人為的觀念；一個更直接的問題是：世上還有那些國度主的名仍未被尊崇？每一個群體及每一個人都可成為達到這目的的媒介或成果，而征服這些國度的工作是要超過，同時也可能不需要達到，「每」群體及「每」人這尺度。

雖然在這場爭戰中，「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

魔爭戰」(弗6:12)，我們不能撇開謹慎的福音計畫或開荒策略，而只求神彰顯祂的大能。這也是我們的爭戰，神要我們與祂並肩力戰，使用我們一切的智慧 and 力量，加上祂的大能大力去攻下陰間的「門」，這是一場不敗之戰。

我們計算未得之群體，沒有信主之人數只是一些實際的衡量。可能在公元二千年我們會因達不到目標侷促不安，但我們若已盡力用諸般方法，在「每」一群體中建立教會，去將福音傳給「每」一人，我們不會覺得困窘。

在每一羣體都設有教會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其中「教會」一詞不只代表一座建築物，甚至一小型堂會。這詞在1980年一個普世宣教領袖會議中被提出時，我也在場；它的意義不是說要在每一群體中建立一象徵性教會，而是說要帶進一福音運動。這句話源自1950年代馬蓋文(Donald McGavran)所提出的「群體歸主運動」，他覺得：「我們不能說已帶一人信主，除非我

們能讓他參與一個本色化的福音運動。」他認為我們不應將一個信主的人從他自己的同胞中抽離出來，而是要鼓勵他去向他們作見證。因此我們在每一群體中必須有一歸主運動。

馬蓋文一篇短文中提出七個原則，其中兩個：

鼓勵初信者在各方面與他的同胞認同，與他們一起生活，不要說我們原是素食者，現在我作了基督徒，我要開始吃肉；他應更堅守素食之條例。衣著方面也要與他人完全相同。一般人都不願與外人通婚，甚至不願見別人那樣做。但若我們只是帶領個人信主，他們找不到其他基督徒為配偶，他們子女的婚姻更有問題。於是有人會批評：「看這些人成為基督徒後，他們就離開我們，子女也成為混血種了。」

初信的人要欣然接受別人的仇視或逼害，甚至親友都會有或多或少的不滿。他該說：「我現在已成為一更好的兒子，更好的丈夫，更好的父親；我現在更愛你。你可以恨我，但我不會恨你；你可以不理我，但我願關心你；你可以把我趕出祖居，但我願睡在走廊上，或在街對面找房子住。我仍是你們中間一份子，比以前更是。」我們要鼓勵初信者盡量與同胞認同。

注意此處說「盡量」，當然他不能認同他們去崇拜偶像，或醉酒，或犯其他明顯的罪。若這族人原來多以偷竊為生，他要停止。但在一般的事上(說話，衣著，交通，住家等)要鼓勵他們盡力去認同。

另一相關的原則是嘗試帶一群人信主。若是有一個人信主，不要馬上給他施浸；對他說：「我們一起去帶領另外五個人，或若主許可，帶領五十個人信主，這樣你可以與一群人一同受浸。」一個人很容易被他人排斥，但一群十個人就不會受太大影響，若對兩百人就根本不起作用了。（引自 "A Church in Every People: Plain Talk about a Difficult Subject",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A Reader*, pp 625, 626.）

要點

初期新約教會能很快發展的原因之一，是因為那些「虔誠」的外邦人在外邦地區參與猶太人會堂時所經歷的困難。很多分散在各處的猶太人會堂，很慷慨地邀請外邦「慕道者」坐在他們會堂の後座，但是在涉及猶太人的習俗上，那些會堂中虔誠的中堅份子卻一點都不妥協。

如同今日許多基督徒，他們有時將文化傳統（食物，節期，衣著等）與信仰真理混為一談，堅持墨守傳統。在這情況中，保羅大膽地帶這些「虔誠」外邦人出來另組「外邦人會堂」，初期基督教的特色很快就浮現出來；而這信仰一旦本色化便迅速成長。兩個世紀以內，羅馬帝國東部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決志跟隨基督！

但另有一因素比文化更重要。保羅提到亞居拉和百基拉時，說到「在他們家裡的教會」；在這情況之中（是美國讀者所不注意的），家人的關係與

教會中的敬拜結合在一起，教會的權柄與家庭的權柄常是分不開的，教會的管教也就是家庭的管教，而「孝敬父母」就等於對教會有交待。在這樣的「教會」內，馬蓋文所懼怕的「排斥」不太會發生。很可能新約時代的會堂以及以外邦人為主的教會，主要成員是一些大家族親人，而以家族的領袖為領袖。

謹防美國人的模式

在美國，特別在都市中，教會越來越多彼此沒有親戚關係的個人，這些人多半已與家人脫節。已婚的人會帶兒女來教會（參加分年齡的團契），但不是很多人會關心他們的父母；也沒有人會向較年長者問及他們的子女。教會中每個人都要自己作決定，就如在俗世中的情況一樣。因此教會代替家庭，補足社會這方面的缺欠，但另一方面卻使親人間的疏離更惡化。

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區，個人主義沒有如此流行，教會成立後，往往加強家人之間的關係，這是神最初創世時的目標之一。有時美國宣教士非常強調當人接受主時，必會遭遇家人的反對，

不然的話，他們的信可能不真誠。

我們若真要在「每一群體都設有教會」，我們必須恢復自然家庭與「教會」家庭之間的和諧。第三世界宣教士比較能達到這目的，其實致力於「本色化」比堅持洋教色彩更容易及有效。

有時在某種情形之下，美國宣教士的作風去將不相關連的人組成教會，也可能是有幫助的，這是因為世界其他地區也因人口密集而使得家庭分裂。宣教神學家 Howard Snyder 在他的新書中說，「美國社會中最激烈的變化是：過去四十年之內，雙親家庭的百分比從 50% 降至 10%」（*Earthcurrents*）。但這與今日基督教有如此密切關連的「極端個人主義」，可能成為我們達到在「每一群體都設有教會」的最大攔阻之一。

羣體的宣教學定義

當我明白宣教的基本目標是要在每一群體中建立「群體歸主運動」時，我們才能清楚界定何謂一群體。我們常常太重視言語、方言上的差別而忽略了一些群體中隱形的「藩籬」。只有當



一群體開始有「群體歸主運動」時，那些外人不容易覺察的不和及對敵才會浮現出來；這時，從宣教的觀點上來說，我們可能要將這群體分為幾個比較小的群體，才能達到「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聽福音」的大目標。

因此當我們開始計算數目時，我們只能估計現在世上有多少未得群體。惟有在福音傳入一群體並建立了「群體歸主運動」後，我們才知道這是單一群體，或是幾個群體的組合。這種資料是在俗世的統計資料中是找不到的；有時那些資料因為受國家界限的影響將單一群體分為幾個群體，而另一些情況中，將某些隱而未現的群體混合為一個單一群體。從宣教的觀點上來看，群體的定義可定為「一個最廣泛的人群，在其中福音能傳揚並成為一個植堂

運動而不遭遇有關理解或接納的攔阻」。所以在福音尚未遍傳之前，我們無法正確計算福音群體的數目。這個定義是1982年洛桑運動召集的一個宣教學專家會議所制定的。

從事工性質來劃分羣體

從事福音工作者，有時受了他們事工特殊性質的影響，將世人劃分作一些他們能接觸到的群體。

例如福音廣播同工，很自然地將他們的聽眾限為280個群體，因為廣播費用龐大，每個聽眾群體不能少于一百萬人。至於有關這一百萬人群體以內不同言語或方言的小群體，他們希望這些人可以聽懂一個商業上通用的言語。

又如學園傳道會所採用的「耶穌傳」福音電影策略。他們起初的目標是這相同的280個群體。但經過不斷的努力後，他們已深入不同的群體，並發展了一些比較廉價的方式去配音，以致他們現在可以致力去接觸有七萬五千人以上的群體，將目標增至約一千個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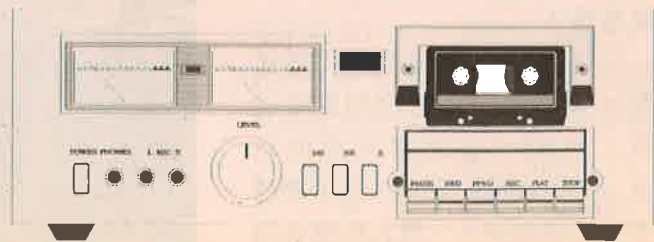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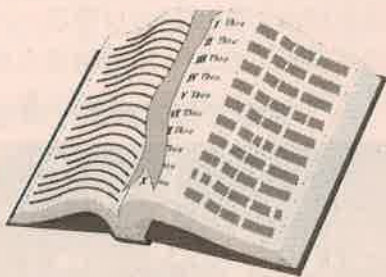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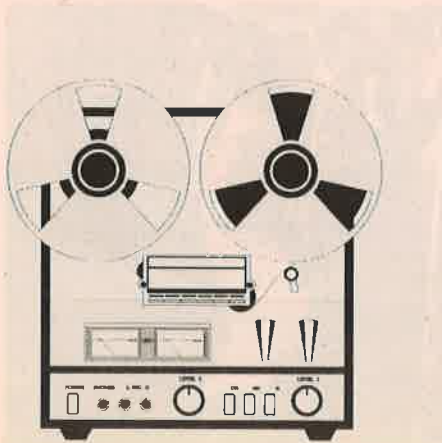
威克理夫聖經繙譯會所使用的印刷媒介是諸媒介中最廉價者，所以他們的目標包括全世界6,000個群體，至今他們已達到

這數目的一半。但福音錄音帶的工作就不同了，一個群體的人可能使用同一文字，但許多不同方言，因此他們估計需要接觸超過一萬個群體。然而將基本福音信息製作錄音帶的費用，較印製聖經或部分聖經要低得多，所以一個福音錄音帶事工機構雖只有六十位同工，他們已經為4,500個群體製作了資料！

羣體間歧視的攔阻

可悲的是近鄰的群體。常常互相仇視及畏懼，以致在福音工作的初期，他們拒絕參予同一「群體歸主運動」，而需要被區別為不同群體。幸好他們之間有許多相通之處，當福音成功地滲透一個群體後，相似的策略也可應用在其餘的群體中，儘管他們多半不會將福音傳給所仇視的近鄰。若是不包括以上這種有關連的群體，世上現仍有將近2,500個未得的群體。

根據歷史記載，一些較小並經常爭鬥的群體，當他們都接受福音後，至終結合成一較大群體。例如北歐原有數以百計彼此為仇的小群體，當他們歸主後，漸漸組合成為今日的挪威、瑞典、丹麥等國。大體上來講，福音並非由一小群體傳至鄰近群體，而是由遠方來的宣教士帶入。



主後二千福音遍傳運動把「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聽聞福音」加在1980年的口號在「每一群體都設有教會」之後，是很有意思的。因為「將福音傳入每一群體」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聽聞福音」主要的策略這觀念，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同樣地，以下的觀念也並非顯而易見：神與人同工在一群體中建立了「群體歸主運動」後，這機要的成果使我們能達到「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聽聞福音」這目標。

從衡量到証實

但我們如何衡量「群體歸主運動」是否存在呢？或許我們應以「証實」來代替「衡量」。以一個群體中愛主基督徒人數百分比來作衡量，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一個700人群體的百分之二只有十四人；而台灣閩南系群體的百分之二卻代表二千個教會中的四十萬信徒。

我們所關心的是世上最缺少福音事工，或福音之門最關閉的地區。在這些地方，我們可能很難確定一個「群體歸主運動」是

在何時何刻已達到一個穩定的根基，但若只要証實在某地區中是否有「群體歸主運動」就比較容易。這樣我們可以大致分三類：1) 確定有，2) 不確實，3) 確定沒有。

不幸的是，我們從俗世統計數字中找不到這個簡單問題的答案，因為他們不會根據宣教學對群體的定義來歸類。只有一些宣教学研究機構（現在主要的有三個，他們的主持人分別是Patrick Jonstone, David Barrett, 及Barbara Grimes）多年來收集了大量有關福音運動的資料。他們主要的來源是一些年終報告（教會、機構甚至屬世出版物），自然這些報告只會報導與本身工作有關的群體，比較少涉及那些未得的群體，更少人會問以上我們需要問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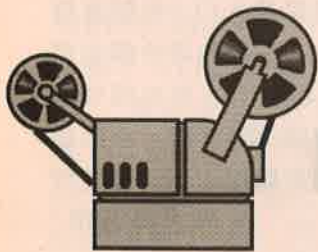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目前沒有足夠的資料，只能利用現有的資料。這是我們仍沿用「百分之二基督徒」這個衡量標準的原因，略勝於完全沒有衡量。主後二千福音遍傳運動現在採用一個目前最實際的策略，就是收集從差會，個別宣教士，教會及其他有不同目的或用不同標準所得來的資料，將他們綜合起來，列出一個完整的分類單。

結語

這樣，我雖不能確定我們是否已達到「每一個群體都設有教會，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聽聞福音」的目標，或什麼時候能達到這目標，我們卻有足夠的資料去竭力邁向這目標，去向那些未得之民傳福音。我們愈深入這些未得之民，我們愈多知道他們的情況，愈知道還要接觸多少新的群體。

這個世界已漸漸變為小得不可思議，只要用幾個鐘點你就可以去到世上任何一處。我們必須緊緊記住我的目標，而不要太掛慮一些細節。我們不應認為一切都全靠我們，但也要明白：神要求我們全力以赴。也就是說，祂要用壇上的炭火沾我們的嘴；祂要我們愛世人，來反映祂對世人的愛；這愛已經徹底地豐盛了我們的生命。因此，我們必須有像保羅那樣的動力：「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後5：15）。

[溫德博士 (Dr Ralph D Winter) 是美國普世宣教中心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創辦人及總幹事。本文獲准譯自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Vol 13: 2, April-June, 1996。]



何謂 「約書亞行動 2000」

陳惠文 著

福音遍傳是教會的使命，這是無容置疑的。但究竟要怎樣才能將福音在各民各族中遍傳？怎樣才能達成「在主後二千年時，每一個群體都設有教會，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聽聞福音」的目標？這是教會領袖朝夕思想的問題，也是大家的禱願。

機會終於來臨了。1995年12月初，來自七十七個國家的教會領袖齊集美國科羅拉多州，開始一個五年的植堂計劃，特別是

在未得之民中開始佈道、植堂計劃。他們將這計劃命名為「約書亞行動2000」(Joshua Project 2000)。目的是效法約書亞本著神的應許帶領以色列人(屬神的子民)為神攻佔未得之地。

在推行這計劃前，我們必須知道所有未得之民的所在。約140個研究機構(全部是Peoples Information Network, P. I. N.的會員)及專家們，將他們多年研究的心得結集一起，將全球未得之民，按國家、民族、言語背景編列，並在其中選出人口超過一萬，但基督徒人口(包括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等所謂基督教信徒)不超過5%、而有福音派信仰者不超過2%的群體，結果選出1,739個群體編成「約書亞行動2000 - 未得之民名單」(Joshua Project 2000 -





Unreached Peoples List)，鼓勵普世福音信仰教會，在這些未得之民中開展植堂計劃。同時並將這些未得之民按其對福音事工的需要編列1 - 9次序〔1為最緊急需要（highest priority）〕。鼓勵各教會按優先次序，關懷並選其中一個群體作教會植堂的對象，先為他們禱告，再選派研究小組去探望他們，研究他們的生活習慣，學習他們的言語，和他們交朋友，並計劃在他們中間植堂。

這些未得之民很多鮮為人知。若要向他們傳福音，必須先深入了解他們。為此，迦勒計劃（Caleb Project）同工們編製了簡單的研究手冊，幫助教會及機構同工開始未得之民的研究計劃，手冊名為《約書亞行動2000

研究小組訓練手冊》（Joshua Project 2000 Research Team Training Manual），這是一本實用手冊，全書103頁，讀者可按書中提示的步驟，按步就班去做。完成後可對所研究的群體有一定的認識。

1996年10月青年使命團出版社（YWAM Publishing）更出版了Praying Through the Window III：The Unreached Peoples的禱告手冊，提供120多個群體的詳細資料，鼓勵各地弟兄姊妹為未得的群體禱告。

專家們更發現在這1,739個群體中，有些群體有類似的「族群」（People Cluster）。公元二千福音遍傳運動計劃於97年4月17 - 19日在美國加州帕薩迪

納市（Pasadena）舉行“Gateway Peopel Cluster Consultation”，目的在探討族群的意念，研究向他們傳福音的方法，找出重要的接觸點和聯絡人（key contacts）。

「約書亞行動2000」是一個群策群力的計劃，各教會和機構可按他們的興趣和負擔選定福音對象，並按他們的資源和時間表編定自己的計劃。

公元二千年福音遍傳運動辦事處備有各類資料，歡迎與他們聯絡：

2860 S Circle Dr, Suite 2112, Colorado Springs, CO 80906, U S A, Tel: (719) 576-2000, Fax: (719) 576-2685, E-mail: Lauri@AD2000.org.



「相關族團」與 「未得之民」

「相關族團」
(Affinity Blocs)

「福音通路族羣」
(Gateway People Cluster)

莊斯敦 (Patrick Johnstone) 著
顧華德 譯

這兩個名詞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些名詞原是要幫助大家認真面對我們需要去向他們傳福音那些諸多民族的名字，而不是要困惑大家；或許有許多的族名你連聽都未曾聽過！

經過二十年的努力，研究專家第一次很仔細地將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原居民及外來移入的人民都一一列舉出來，圖一顯示世上一萬兩千個民族，這些民族可依據福音傳佈情況分為四大類。為方便記憶，所用數據十進至千數。請你注意，已聽過福音之民遠較許多人所想像的為多：世上約二分之一的人至少掛名為基督徒；另外四分之一人口中基督徒也佔相當的百分比、而且基督教已或多或少的被當地文化所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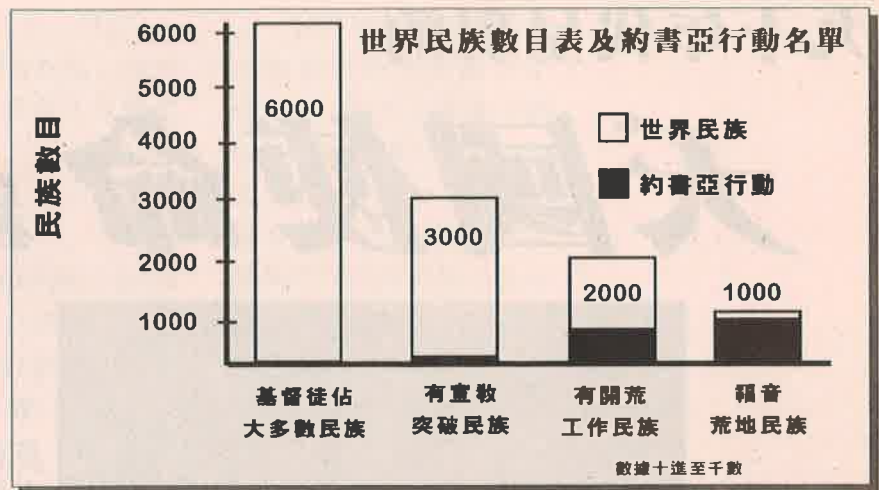
受；在餘下的四分之一人口中，教會不是微小就是不存在，因之極需開荒和植堂。約書亞行動名單中所列舉的，是人口多過一萬，而福音派信徒低於百分之二的民族。在這名單上列有一千七百四十六個民族。這些民族由圖中數據的深色部分代表。另外還有許多人口少於一萬的民族未列在名單之中，其中有許多是已列在名單上民族的旁支，被不同國家疆界隔離。

幾乎所有約書亞行動名單中的民族都聚居在10/40窗戶中或附近，或是由其中移居到其他國家。在這窗戶中共有十一個主要族團，我們稱之為「相關族團」(Affinity Blocs)。其餘的未得之民散布全球成為第十二個「相關族團」。族團中各民族有類似的語言、文化、宗教、政治、地理及歷史。圖二顯示這十二個近族團。每一族團各有兩個數據：一個代表約書亞行動的族團數目，另一個則代表他們的人口總數。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次大陸包含世界上將近一半的未得之民。

在每一個近族團中，我們可以根據他們彼此間相同之處或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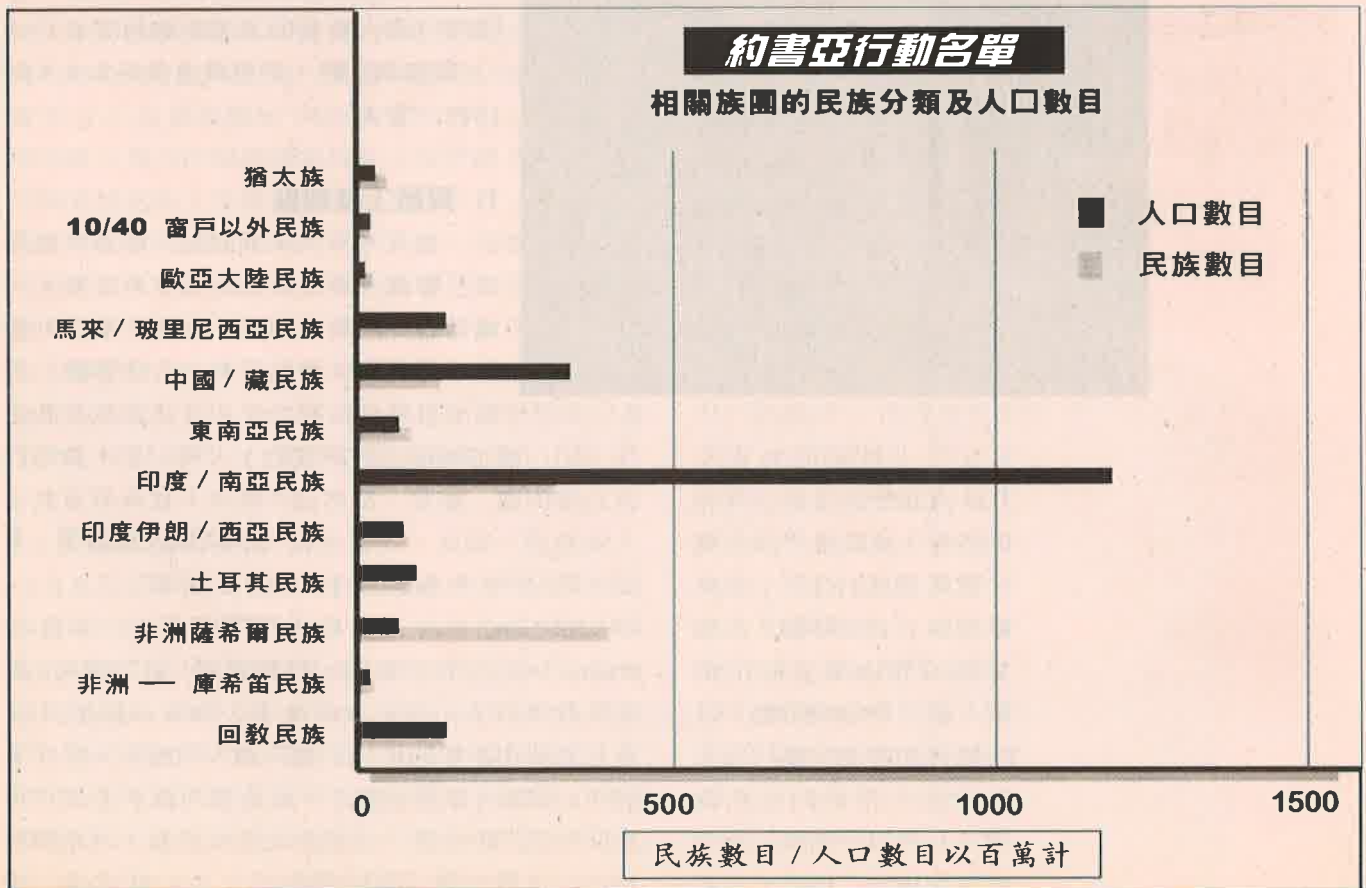
同的名稱，進一步把他們分為更小的單位，稱之「福音通路族群」(Gateway People Cluster)。「福音通路」是因爲通過禱告及宣教傳福音給他們。「族群」是因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總共可分類的140個福音通路民族，他們因語言、國籍或宗教上的差別而有所不同。我們需要爲每一個民族代禱，並參與宣教的工作，包括差遣一些主的見證人深入其中去訓練他們成爲耶穌的門徒。

當你每天爲他們代禱時，你會實際的影響世界上諸多極需福音的民族。我們所面對的是極巨大但可以完成之工作，我深信經過禱告和對大使命的順服，我們可以在公元兩千年年終，看到每一個民族中開始了植堂的事工。



[莊斯敦 (Patrick Johnstone) 是 Operation World 作者。本文獲准譯自 Praying Through the Window III: The Unreached People, YWAM Publishing, 1996。]

編者註：您若願意加入爲這些「未得之民」代禱的行列，您可採用下列資料幫助您每日的代禱：「大使命禱告手冊」(大使命事工委員會合編；聖徒裝備事工中心出版；1996)。「同得萬民」(魏格納等著，陳維德譯；以琳書房出版；1995)。「Strongholds of the 10/40 Window」(Michael Ebert, ed; Christian Information Network; 1994)。這些資料含有各個民族，國家，或城市統計數字及福音需要；請至附近基督教書局購用。



九十年代呈現的

天國使命 新趨勢

叔紀田 著



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人類歷史呈現一共同的特性，就是世界政治舞台風起雲湧的改革：從東歐開始、到前蘇聯、再到喜馬拉雅山脈上的尼泊爾，繼而是中南半島。以後將會是香港和澳門因回歸中國而帶動的政治改變。台灣與中國統一的可能性亦指向一種歷史意義

重大的政治變遷。這一連串接踵而來的政治改變直接影響宣教差傳的事工，為教會帶來了一條鮮明而簇新的天國使命之新路。

在1997年初，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以往所行的宣教路是一個方式，明天的卻是另一方式。九十年代的政治改革為我們帶來天國使命的新趨勢。天國使命現分為兩項明顯任務：一是開放地區的差傳事工，另一是創啓地區的服侍見證。

本文就這兩方面作分析和討論，希望明日華人教會的天國路跑得更成功。〔在閱讀本文時，請邊讀邊參照本文末的比較一覽表。〕

1. 兩種工場地區

自八十年代末期開始，西方宣教學家已警覺世界上存在兩種宣教工場。一種是容許宣教士開荒、佈道、植堂的國家。這些國家發給宣教士入境簽證，宣教士也有合法的地位和合法地做宣教工作。另一種工場卻不容許宣教士入境，更不讓他們合法地佈道、植堂。當然這些國家不會簽發宣教士入境簽證。因此，在當地沒有合法的「宣教士」身份。宣教學家稱前者為「開放國家」(open countries)，後者為「封閉國家」(closed countries)。九十年代，宣教界把「封閉國家」的名字改為「Creative Access Nations (CAN)」，意思是要用創新的途徑才可以進入的國家。中文名詞可以譯為「創啓地區」，就是要用創新方法才可以開啓其門的地區。這些地區包括回教、共產與部份的印度教世界。到目前為止，「10/40之窗」中

的大部份地區均為創啓地區。前瞻二十一世紀，開放地區的工作可以繼續進行，但創啓地區工作的需求量與工作機會將會大幅度增加。因此，我們必須了解這兩方面。

2. 天國使命的兩方面

馬蓋文 (Donald A. McGavran) 和溫德 (Ralph Winter) 兩位差傳學者於 70 至 80 年代為開放地區的差傳事工著書立說，有關佈道、植堂、教會增長、未得之民等等。他們把這一方面的差傳學各層面處理得十分詳盡。馬蓋文更四出奔跑，招募第三世界領袖學習他的差傳學。因此 70 至 80 年代許多第三世界教會的差傳事工是跟著馬溫路線發揮的，許多宣教士最高的理想就是作個開荒、佈道、植堂的勇士。

在這氣勢如洪的差傳浪潮中，忽聞另一清晰呼聲——在回教地區需要更多「織帳棚宣教士」〔英文為 'tentmaker'，中文「雙職宣教士」或「帶職宣教士」〕。這是韋爾信 (Christy Wilson) 的信念。他曾經在保守的回教國家阿富汗及伊朗工作多年，任職英語老師，長線並低調地見證主愛。他體會在這些極度封閉的工場中，直接佈道、快捷植堂是不可能的事。更合適的取向是長線建立主愛的見證。他的呼籲得到不少迴響，不過，他卻沒有把整套雙職差傳學整理出來。這事要等待明日的差傳學者繼續努力才能成就。本文嘗試把創啓使命學輪廓勾畫出來，並與我們一向熟識的馬溫差傳學作比較。

3. 兩種地區的特性

在芸芸多種文化和社會的因素中，對天國使命影響最大的只有兩種：分別是工場所在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以及該國對基督教的宗教政策。一般來說開放國家與西方國家是友好的，對她們是信任的。雖然今天的西方國家不一定是基督教國家，但無可否認，他們的歷史背景飽受基督教薰陶。與西方國家友好的國家也很自然地對基督教開放，他們的立法或政策是支持和保護基督教的。

創啓地區的國家對西方國家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好一點的是懷疑〔例如中國對英國〕，壞一點的是敵對〔例如：伊拉克對美國〕。這些國家對基督教的立法與政策自然不是禁制就是控制了。

4. 天國使命兩方面的實踐

比較以上工場的兩種因素後，我們就很容易明白，兩種截然不同的地區需要兩種截然不同的實踐路線，才能完成主的使命。讓我們按一般差傳學的層面分別討論以下各方面的差異：使命的策略、目標、方法、結構、聖經神學的支持、宣教歷史例證的支持、及推廣分享的取向。

4.1 天國使命兩方面的策略

使命的策略是實踐天國事工的總方針，目的是把耶穌基督的福音放在最有利的地位，使它有效地影響未信的人群。馬蓋文看見印度的差傳工作做了百多年，但當地教會仍然弱小，信主人數寥寥可數。他認為要打破這弱勢，必須在福音的前線上努力收割莊稼，叫人信主。他特別強調他的收割神學 (harvest theology)。

但在今天的創啓地

在回教地區需要更多「織帳棚宣教士」〔英文為 'tentmaker'，中文「雙職宣教士」或「帶職宣教士」〕。



區，文化上與政治上都不信任、也不理解基督教。馬蓋文的策略不合用了。回教徒想起了基督教，就聯想到數百年前的十字軍東征，是充滿血腥殘酷的一頁。近代一點的，就把基督教等同於好萊塢電影所見的，滿是暴力、色情、吸毒、酗酒、墮胎等等。難怪回教徒深信基督教不能對他們有任何貢獻。對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來華也不是因為神愛世人，乃是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英國的殖民主義和美國的帝國主義的擴張，以及基督教國家在中國進行強暴的軍事、政治、文化、和經濟侵略。基督教的宣教士被視為帝國主義的特工，華人宣教士則為帝國主義的走狗。

面對如此根深蒂固的誤會與創傷，難怪這些國家的立法對基督教加以禁制或控制。面對這些國家，今天教會最重要的策略是去化解歷史誤會與仇視，希望贏取政府與人民的信任，作個復和的使者，以後才能談收割。

4.2 天國使命兩方面的目標

管理學告訴我們必須為工作立下可量度的目標，方便工作的檢討和修訂，使工作更有果效。工作目標是由工作策略帶出，不同策略帶出不同的目標。

開放地區的差傳事工在馬蓋文的收割神學引導下，工作的目的是叫人決志信主、叫新信者加入教會、為新信的群體植立教會。因此工作的目標必定是信主的人數，教會增長的數字，和植堂的數目。

在創啟地區的首要使命策略是化解誤會，以後才能討論歸主的問題。因此，使命的目標分為眼前與最終兩種。眼前的目標是建立可見的愛心服務事工、有效的民生建設事業，叫當地人看見基督教可貴的貢獻。當然最終的目的是叫群體接納基督信仰，引導他們進入歸主的旅程。與開放地區相比之下，這旅程可能是漫長的，但卻是必須的。

4.3 實踐天國使命的兩種方法

在開放地區中要多人信主，最自然的方法是經常性的直接佈道，從大型的佈道會到個人談道，如三福、四律等。另一有效方法就是快捷植堂，在本城到別城植堂，從同文化群體到異文化群體植堂。這些方法都是華人教會在七十至九十年代的差傳事工中用的方法。

但在創啟地區中的法律與意識形態的氣候，均不太容許基督徒採用以上方法，甚至認為那些是犯法的行為。創啟使命的策略與目標要求工人靠著神的恩典，在長線服務的崗位上發揮愛心見證，榮耀神、並打動人心。因此，我們在有效的服務事業

上，要主動地交朋結友，建立長線的、真誠無偽的友誼，打開對象的心靈。當他們主動請教我們的信仰時，我們便可以引導他們歸主。由此可見，創啓地區的方法就是叫工人的生命發揮聖經真理的價值觀念，滿有感染力，就如主耶穌道成肉身，降世為人，住在他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4.4 天國使命的兩種機構

機構是教會與工場的橋樑，它負責把教會的資源帶到工場中，又協助工人把工作完成。

我們比較熟識從事開放地區差傳事工的機構，就是差會和外展性的福音機構。它們把教會的宣教士送往工場，又把教會的支持送到宣教士手中。此外，他們把宣教士的消息送回教會，使前後兩方彼此了解和代禱。

但創啓地區的工作卻需要一些愛心服務、救濟、和發展企劃的機構。這些機構把服務的工人送到工場，引導他們的工作，把所需人、財、物力都送上。與教會保持聯絡。在現階段、新呈現的創啓工場也需要一些中介和訓練的機構。它們主要的功用是探討創啓工場の需要、協助教會認識這些工場、介紹信徒聯絡有關的機構，並且為他們提供所需的訓練。

4.5 聖經神學支持兩種取向

我們都是福音派的信徒，我們相信聖經是一切行事的準則。任何事工的取向、策略和方法都必須符合聖經的原則。

開放地區的宣教方式好像是很簡單，只是著重佈道、決志、教會增長、墾植新堂，這些都符合聖經的原則。使徒保羅堅信的真理是：工人奉差遣去傳道，叫人聽到福音，因而信主並且得救（羅馬書 10：13 - 17）。他一生委身於在城市中直接宣講和快捷植堂（徒 13 - 20）。聖經也有清楚記錄信主人數的經文（徒 2：41）。

相比之下，創啓地區的方式更多元化，是整全取向的使命。奇怪的是，這新取向也同樣符合聖經原則。新約聖經四福音以大使命結束，使徒行傳也以大使命開始，五次的記載中兩次用「見證」二字形容使命工作的取向（路 24：46 - 48；徒 1：8）。耶穌出來傳道之前發表祂的差傳宣言，這宣言的內容是多元和整全的：祂傳福音時也關顧貧窮的、患



病的、心靈創傷的、被壓制的和失卻自由的（路 4：18 - 19；賽 61：1）。最後，耶穌告訴我們在末期時代的天國使命是在貧苦的世界進行的。我們的使命取向必須是整全和多元化的，它要滿足人肉身的需要，包括飢餓、口渴、赤身露體、疾病和失去自由等（太 25：31-46）。

4.6 教會歷史的例子支持兩種使命取向

我們著重教會歷史，相信教會歷史是使徒行傳的續集，聖靈引導歷世歷代的教會完成祂託付她們的使命。因此，教會歷史的例證可以讓我們更了解目前所作的是否合乎神的原則。

開放國家的差傳取向經已在七十至八十年代獲得很多的證實。許多第三世界地區的宣教工作都以此為依據，包括我們所熟識的台

灣、泰國、香港、澳門等。華人到美加、澳紐等的華人群體中宣教，也是沿用此法。

我們驚訝創啓地區工作的取向也並非史無前例的。原來在 18 世紀末基督教開始重視宣教時，以至十九世紀，基督教全力發展宣教時，及至在二十世紀初期，他們所用的方法都有整全取向的。在中國許多醫院、中學和大學都是基督教宣教士所創辦，目的是要提供長久性的愛心服務、建立中國的教育、醫療，為中國造就優秀的下一代，中國便有更佳的前途。好些宣教士更收養孤兒，養育他們成人，送他們出國留學，回國後為國家作出重要的貢獻。

4.7 兩種推廣分享的取向

天國事工必須經過禱告才能成事，因此推廣分享是必須的。只是因兩種地區對基督教的態度不同，推廣分享的取向也迥異了。開放地區的股份是開放的、高姿態的，但創啓地區的則需要低調和保守了。

5. 兩種工人的需求

神國度的工作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才，也就是天國工人。從以上討論，我們很容易了解兩種取向所需的工人屬不同類型。

開放地區的佈道植堂取向需要神學院畢業生，他們被裝備成為佈道、植堂、牧養、教導的工人，前去幫助不能作這些事的人。是能的幫助不能的，我們一般稱之為神職人員。在策略的指引下，每位工人都希望作個有效的天國工人，在最短期間內引導最多人歸主，建立最成熟的教會，栽培當地的信徒，並把教會交給當地的領袖。這樣宣教士便可以抽身他往，在另一工場中，再去開荒、佈道、植堂。

在創啓工場中的工人面對不太友善的立法和文化，他們在法律之下是以無權者服侍當權者。他們的工作內容是長線的、多元化的和整全性的。他們藉服務建立信任，主動交朋結友，以生命見證影響生



命。因為服務多元化，所需工人的種類也是多類型的，包括專業人士如醫生、護士、工程師、電腦工作者、工商管理人員。它們也要一些商人和技術人員如各種小型工業、農田水利、食品工業等。這些工人不一定需要神學院畢業，但卻必須是熟讀聖經和生命成熟的基督徒。這些工人的屬靈標準不可能只是工作效果，更重要的是成聖與成熟的生命，以致他們可像基督地道成肉身，捨己犧牲地住在苦難世人中，活出神的恩典和聖經的真理。創啓工場需要的工人數量更大，類型更多，質素也更佳。他們住在創啓地區所面對的挑戰，比到較開放地區的工人所面對的來得更透徹。

結論

以上的比較可能是首次出現在華人差傳刊物，但創啓地區的工作卻已展開有年，特別是回教地區的工作，只是我們從來沒有這麼全面性地去研

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突然大幅度出現創啓地區，叫我們發現正立足在天國使命的新趨勢。以往習慣的是開放地區的差傳事工，現在面對的是創啓地區的服侍見證，這新舊交接的處境，為我們提供更多接觸和了解創啓地區的機會，也為我們帶來極大極重的挑戰。前瞻要來的二十一世紀，天國使命也會沿著兩方面發展，但絕大部份工場將屬於創啓地區。華人教會能否承擔這種挑戰呢？

天國使命的兩方面重點：近代開放差傳取向與現代創啓見證取向之比較

使命層面	近代開放差傳取向 (70 及 80 年代)	現代創啓服侍見證取向 (邁向 21 世紀)
領導之學者	馬蓋文 [D. McGavran]、溫德 [R. Winter]	學者還未出現 [韋爾信 (Christy Wilson) 首先提出雙職宣教觀念]
名詞	開放地區的差傳 / 宣教事工	創啓地區的跨文化服侍、發展、建設事業
工場		
1. 種類	開放國家	回教、共產、部份印度教世界
2. 與西方國家之關係	友好、信任	懷疑、敵對
3. 對基督教之宗教政策	支持、保護	控制、禁制
使命實踐層面		
1. 策略	收割莊稼	先要化解歷史誤會、以後才著手領人歸主
2. 目標	決志人數、教會人數增長、植堂數目增長	目前：建立愛心服侍、民生建設、信任關係 最終：進入歸主、建立教會的旅程
3. 方法	直接佈道、快捷植堂	交朋結友、有效服侍、見證神愛、發揚聖經道德價值觀
4. 機構	差會、外展福音機構	服侍、救濟、企劃建設機構；中介及訓練機構
5. 聖經基礎	以口宣揚福音 (羅 10: 13-17) 重視歸主人數 (徒 2: 41) 保羅在城市中佈道植堂 (徒 13-20)	路加的大使命：見證 (路 24: 46-48, 徒 1: 8) 耶穌之使命宣言 (路 4: 18, 19; 賽 61: 1) 末期使命之特性 (太 25: 31-46)
6. 歷史例證	第三世界教會於 70 與 80 年代之宣教工作	18 世紀末、19 至 20 世紀初之宣教工作
7. 推廣分享	開放、高姿態	低調保守
宣教士 / 工人		
1. 與當地人之關係	強者幫助弱者	無權者服侍當權者
2. 屬靈標準	作個有效之天國工人	作個道成肉身、捨己之僕人、愛關使者、和平的使者
3. 人數	較少 (只需專職佈道植堂工人)	較多 (需各行各業信徒投入，專職或雙職)

大使命中心



「修造的人，都要腰佩刀修造 . . . 我恆心修造城牆 . . .」 (尼希米記 4:18; 5:16)

1995年7月神為大使命中心預備了位於美國德州達拉斯近郊的銅谷市，佔地二十四畝的營地為總部，目的是要大使命中心營地成為禱告及培訓中心，定期舉行宣教訓練，宣教士集訓、禁食禱告營、全時間奉獻者跟進班，同時亦鼓勵傳道人及信徒使用營地為個人進修、寫作，屬靈操練等場所。

自從大使命營地在95年8月開放以來，不同種族（包括白人、黑人、韓國、越南及華人等）的教會、機構及團體都爭相使用。使用者咸感神的同在，靈命得到復興。可惜現有宿舍僅能容納80人食宿，無法容納一些較大型的聚會和訓練班，遂有加建宿舍的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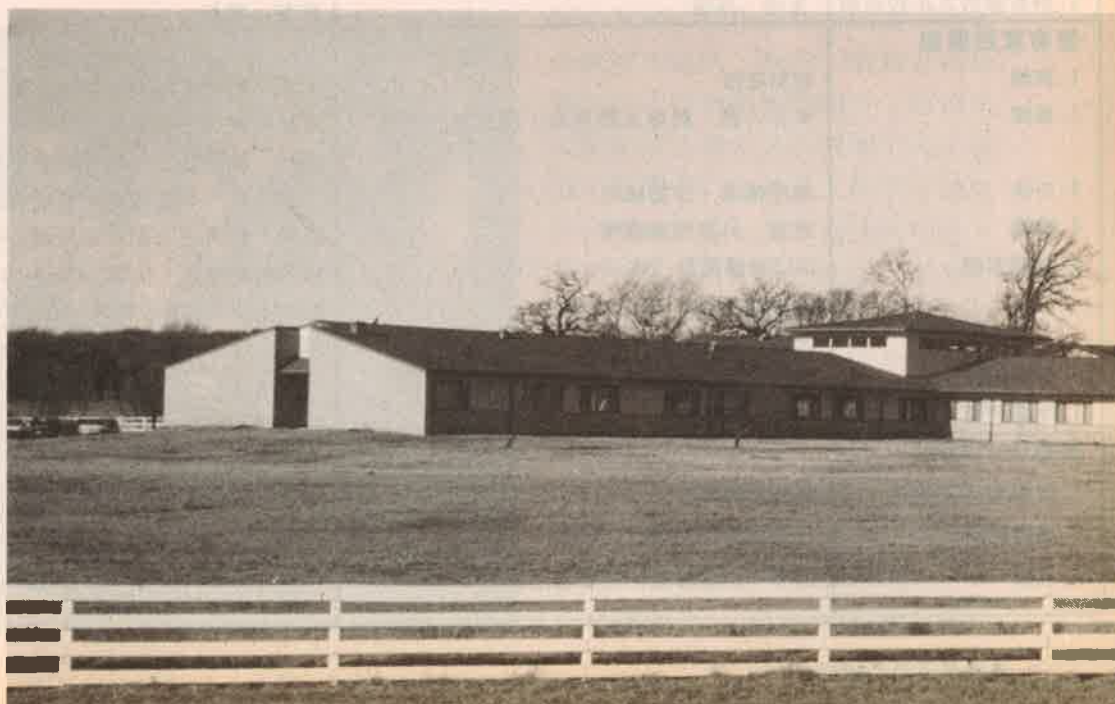
96年9月大使命中心董事會通過漸進式的營地擴建計劃，盼望在公元二千年前能完成全部工程，目標是使現有營地發展為一個可容納三百人學習和食宿的禱告及培訓中心。

第一期工程

1. 興建七座平房式宿舍，每個房間，每間可住8人住宿。七座則共可容納63人。
2. 改善現有下水道。
3. 加建可停泊70部房車的車房。

第二期工程

1. 興建多間課室、禱告室用途的大堂等。
2. 加建影音製作室及辦公室。
3. 裝修現有辦公室作書室及職員宿舍。



大使命中心現有營地



座約 1,600 方呎，內有四
四個雙層床)，共可供 32
224 人。

停車場。

廚房及一可作餐廳與多項

。圖書館、交誼室、儲藏室

建築費用

全部費用約 US\$ 2,000,000

第一期	US\$ 1,000,000.
第二期	US\$ 1,000,000.

奉獻方式

全部建築費共 US\$ 2,000,000 分爲 2,000 個單位，每單位 US\$ 1,000.

歡迎您奉獻多個單位、一個單位、一次過定額奉獻，或定期定額奉獻。

支票抬頭請寫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Present campus of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營地擴建計劃

空與情

對佛教的 研究與批判反省 (一)

梁燕城 著



第一部 民間佛教教相分析

一. 印度文化與佛教

佛教源諸印度，印度文化始於一強烈對比的處境，一是濕熱的印度河與恆河平原，另一是清寒的帕米爾高原。先是土著達荼羅族（Dasyus）人聚居於平原區，其後在公元前

一七五零年雅利安族（Aryans）入侵，壓迫土著族人，視之為奴隸，同時創設古印度文明，收集成吠陀經和奧義書等宗教典籍。

不同族人聚居在濕熱地帶，對資源的爭奪，不同民族文化間的隔閡，及成功的種族壓制被征服的種族，形成階級，使痛苦成爲一種常見的現象。印度的宗教和哲學思維，始於一種對苦的體驗，進而追探苦的根源，開展出對「我」與「法」（存有世界）的分析和反省，其最終要求是實踐上能得到解脫痛苦。

尋求解脫痛苦之道，是印度文化的基源問題。所以在古遠的年代，已有修苦行的人，在雅利安人入侵前，印度人拜的濕婆神（Siva），在古圖印中已被稱爲「大修行者」（Mahayogin，可譯爲大瑜伽行者）。修行者很多是長髮裸體，在樹林或高山上默想，尋求神秘的經驗，以解脫人間的苦劫。

在雅利安人入侵前，印度已有沙門團（Sramana），義爲「勤息」，勤於止息世間欲望，是一種出家主義，重視修苦行（tapas）。苦行義爲「熱」，即如極熱之苦，在佛教興起稍早之時，有著那教（Jainism），其教主菩提子亦被稱「佛」，重視苦行，方法是絕食、斷食或限制食物，如半熟與粉末之食，又用特殊坐法，苦痛自己身體，又受寒暑之苦，通過這些痛苦來抑止業物漏入身體，至業物全斷，才是解脫。

這種修道主義與出家主義，是印度文化的特徵，核心就是求解脫人生的痛苦，印度各派宗教和哲學，均是為實踐解脫立下理論的根據。

二. 佛陀生平之謎

佛教亦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興起。教主佛陀釋迦牟尼，釋迦（Sakya）義為能仁，是族名，牟尼（muni）指寂默，了諸煩惱，是修道者的尊稱，類似「夫子」，全名義為能仁族的夫子。他的原名為釋達多（Siddhartha）義為「一切義成」，即達成目的之意，族稱瞿曇（Gotama），義為「最好的牛」。其祖先懿摩爾（Iksvaku），又稱甘蔗王，在浮陀洛城（Potala）建立小國，其四王子被逐，在尼泊爾西南建迦毘羅城（Kapilavastu）為臣屬拘薩羅國的一小城邦。疆界約南北六十公里，故佛陀不是宣傳中那擁有崇高地位與榮華的王子，僅是一小城邦主的兒子而已。有關其生平，缺乏嚴格歷史資料，連其生卒年代，也缺乏確實定論，目前根據是在阿育王登位的年代已可考，約為公元前二百七十一年左右。可惜不同佛經有完全不同的年代記載，「十八部論」說是佛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有阿育王，「善見律毘波沙」則以佛滅二百一十八年有阿育王。中間差一百多年。一切祇靠幾百年後的傳說資料，難有可靠歷史的根據。據說其母摩耶夫人於藍毘尼園的無憂樹下所生，七日後母逝，青年時感生老病死是人生不能逃避之苦，遂於十九歲（或二十九歲）出家，修六年苦行，後於菩提樹下敷草咖趺坐四十九日，於二月八日夜明星將昇之際成正等正覺，了悟宇宙真相。其後在鹿野苑開始說法，稱為初轉法輪（Dharma-cakra），印度神話以轉輪王會來人間建和平，輪是兵器，轉法輪即破一切邪見，而開創佛教，成立僧團。其後八十歲時在拘尸那揭（Kusinagara），食梅檀樹耳果而死，亦有謂吃腐肉得赤痢而死。死亡之年，據不同佛經，起碼有四種不同記載。

三. 佛經結集及神話化的出現

有關佛陀生平，客觀正確的歷史記載差不多沒有，佛經的記載則已在數百年後，加添不少宗教的誇張和神話的渲染，故很難確定地知道歷史上的悉達多真象。

佛經的結集，因釋迦牟尼死後，有關他的言論記憶各有差別，矛盾百出，而不得不統一言論。據法藏因緣傳卷二所言，佛陀大弟子阿難見一比丘誦偈：「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見之。」阿難指出這不是佛語，佛是說：「若人生百歲，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不料比丘之老師知道後云：「阿難





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當如前而誦。」可見佛言論已因人的傳講有異。又如聲聞經所載，謂佛滅後，有比丘云：「佛常言，應行是，應不行是，應學是，應不學是，我弟於今，此脫此苦，任意所為，無復拘礙。」佛陀大弟子迦葉聞之不悅，遂要結集佛經。所謂「結集」(samgiti)，即是「合誦」，找出佛所說的話以共同誦出，並非文字經典的記錄。

第一次結集在王舍城，但已意見分歧，大迦葉及五百上座（即長老）又稱阿羅漢主持，曾排斥其中著名的弟子阿難，認為他求渡女姓，及主張可棄小戒，沒有離欲，不准其加入，且「把臂推

出」，雖後眾議允其加入湊足五百羅漢之數，但已啓分裂之端。

由於意見分歧，乃有第二次結集在毘舍離城，已佛滅百年，爲了爭論比丘能不能以手捉金銀的問題，結果西方的上座部與東方毘舍離比丘爭論，據南傳赤銅鑠部記載，上座們放逐惡比丘跋耆子等一萬多人，這些名爲界外比丘，另行結集，而形成「大眾部」，與「上座部」正式分裂，大眾部來自一般群眾，上座部來自長老，各自否認對方的結集，佛教分裂。此二部又各自分化，分成十八部以上，成爲部派佛教。

第三次結集，據分別說部謂阿育王集千比丘討論平息比丘間的紛爭，是佛滅二百年三十年的事，另一傳說則來自說一切有部稱是迦膩色王集五百人於迦濕彌羅，已是在佛滅四百年了，早期結集的經典很多已不可考。至今留傳的較早期佛經是南傳的法句經

(Dhammapada)，Pada一字指足蹟，即佛之行蹟，是佛陀之偈的結合，巴利文本傳統是佛在世隨機而說之法語。這是唯一歷史上可能屬於釋迦牟尼的真實言論。不少學者主張早期結集的多是口傳資料，寫成文字經典則要在五百年之後才有。

其他較早的阿含經(Agama)，已是遠在佛滅以後的作品，阿含的意思是無比妙法，或譯趣無，畢竟歸趣於無。在考證上說，要到公元前八年阿育王摩呬陀時的Vattag anani王，始有文字上佛教聖典流傳。如今的佛經即由此而來，均距釋迦牟尼的年代五百年了，故如今已很難得知歷史上的佛陀之真正言論，佛經的極大部份是由後人假托佛陀之名所作，至大乘經典則更爲後出。故經典的觀點非常分歧，很多不一致之處，而須後來中國佛教大師用判教之法，重新處理，認爲分歧來自佛陀在不同對象和不同體悟時的不同說法，來舒解矛盾。

也正因不少佛經是後出，故此後人渲染的神話很多，已遮蓋了釋達多本人的歷史真象，其神話有很多荒誕不經，如出生時，是摩耶夫人夢菩薩乘六牙白象騰空而來，從右肋入，而得懷孕，「菩薩在母胎，行住坐臥無所妨礙」。出生時「從右肋出，墮地行七步，無人扶持，遍觀四方，舉手而言，天上地下唯我獨尊。」這違背自然法則的記

載，已把佛陀神化，而非僅是一位偉大的覺者。

此外，其宿世神話，如佛本行集經十六提到一個佛前生故事是一人在浴盆洗浴時，見林中有鹿交配，自瀆遺精於盆，被母鹿所飲，鹿因此懷孕生一怪物，名一角仙人，(Tsyasm)，頭有一角，其足似鹿，因上山傷足，咒天不下雨十二年，附近的婆羅痾國受旱災，國王乃請姪女與之共澡，生姪心成姪事，失神通，天遂下雨。「佛告諸比丘，一角仙人我身是也，姪女者即耶輸陀羅（即釋達多的妻子）。」這等離奇而邪淫的故事，恐怕是後來佛教徒所作，目的是將當時各地所拜的鬼神仙人，如大梵天、帝釋王、諸神之王、天王等，視為佛的前生，因而視佛高於其他神靈，而其他神靈在來世變成佛，故拜神者應先拜佛。於是佛由「覺者」之義而轉列入鬼神仙班矣。

這種神話其實與佛陀無常與緣起的教訓相違背，已變成民間迷信，而遠離佛家的哲學了。但這類荒誕虛妄之說卻為群眾所崇信，把原本向佛陀致敬與學習的「禮佛」思想，變成迷信的「拜佛」，拜祭滿天鬼神，變成民間佛教的現象。

釋迦牟尼的歷史真象如謎，不過可確定的他是一個有智慧，有覺悟，而又有勇氣去克服人間苦難的聖哲，但從其赤痢而死看，他基本上是有生有死，在時間中流轉的常人，不是道成肉身，也不是神。正確的態度是應尊敬他，像尊敬孔子一樣，但絕不應拜祭他，視他為超自然的神。

四. 佛教神話之虛妄性

佛與菩薩被神話化的過程，始於佛教分裂後，上座部持守原初佛陀為人的觀念，認為佛是人間的，要飲食、坐臥、排泄，也會有病服藥。但大眾部則把佛陀神化，認為佛身無漏（無煩惱缺陷），不外示現身相給人，自己則在兜率天上，生病食藥也祇是為人作示範的方便法門，具南傳的「論事」所述，北道部就說佛的大小便比世間的妙香更香。如此乃產生所謂佛的法身思想，在地所見的，是佛的化身與報身，為父母所生，為業所影響，但其自己卻有無邊際的法身，此法身無漏，類似一宇宙之

泛神本體。

大眾部神化和理想化了佛，視其法身為一泛神本體，因而又主張十方世界均有佛出世，此世界的佛雖死，但佛法身常存，他世界也有佛存在，因而將佛教那切實人間的覺悟哲理扭轉為信仰佛法身及拜諸天神佛的宗教。

這是把釋迦牟尼這人，在空間上無限擴闊；視他為無限的泛神本體，以慰弟子思念之情。另一方面又在時間上將他無限延長，而提出其宿世神話，並因此產生了菩薩的思想。

菩薩原不是被人拜祭的神靈，卻是追求覺悟的精進者，其原名菩提薩多(Bodhisattva)，Bodhi是指「佛的覺智」，sattva則為「有情」，義為「覺有情」。世俗的解釋是認為菩薩不單求自己覺悟，卻也求他





人覺悟，所謂「覺他」，這是菩薩的慈悲心。但其實原初意義卻非如此，如小乘舍利弗阿毘曇論正強調菩薩是「覺自」為本的，是「自思、自覺、自觀」，並無言其「覺他」。具印順的考証，菩薩的本義，可見諸雜阿含經其中常提到「佛未成正覺時」，中阿含經也說：「我未覺無上真正道時」，顯明佛在未成佛之前，是有一階段的，這階段即名為菩薩。在銅鑠部傳的相應部中，特別提到「世尊應正等覺，未成菩薩時」。故菩薩是佛未成佛時的階段，特別是其前世的修行，是以有情生命追求覺悟，是追求成佛的人，這才是菩薩的原義，並非膜拜的對象或具異能

之神聖也。

這時又產生「本生經」的佛宿世神話，認為釋迦牟尼前生即為菩薩，經歷很多世的前生共三祇百劫（或四祇百劫），這前生故事散見於阿含經、律藏及大小乘經典中，初結集為雜藏，後結集成有生經、六集經、佛本行經，佛本行經成為虛幻神話的大觀園。

佛經云：「本生云何？謂諸經中，宣說過去所經生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佛的前生故事，在經藏中所傳的，是把印度人的古聖賢視為佛的前生，如「大典尊婆羅門」、「刹帝利灌頂王」、「仙人宗師善眼大師」、「轉輪王頂生」等，這都是非佛教的偉人，都被收入成為佛的前生，而從佛教吞併之。

至於律藏中所傳的，則是民間故事中的衆生，有天王、王、大臣、婆羅門、仙人、鬼神、甚至動物如鹿、象、獼猴、馬、魚、鳥等，洋洋大觀，有些是寓言故事，有些是荒誕甚至邪淫的傳說，均變成佛的前生菩薩行，不斷輪迴，南傳共有五四七個故事，做過一百四十類不同身份。

這些故事絕不可能是真實的前世記載，因若輪迴是真實，佛應可在世界不同地區甚至不同的世界輪迴投胎，那就應包括生於中國的夏商朝代，中東的巴比倫與埃及帝國了，但所記環境僅限於古印度，及其特有的社會文化及自然環境，可見這純是文化處境創造出來的神話，不是真實性，其後果祇是神化佛陀，使他成膜拜對象，而生解脫痛苦的佛學原意了。但這本生經又正是大乘佛教興起的契機。

佛的前生稱為「本生菩薩」，其後即發展出大乘的新思想，既然佛陀前生發願成佛，而行菩薩道，則他人祇要發同樣的本願，理應也可成佛與菩薩，於是乃有「本願菩薩」的觀念，即釋迦牟尼之外的其他人，也有成佛和成菩薩者，遂有大度集經等主張，人若發願成菩薩，化六度修法成佛智，並有悲心誓渡衆生者，即成菩薩。菩薩為渡衆生，會在世間示現種種相，因而很多民間諸神與偶像，均可能是菩薩的示現，而滿天神佛即由之而來。

大乘佛教興起時，發展本願菩薩思想，百多本大乘經造作出十方三世諸佛菩薩的世界，立很多菩薩，如地藏、文殊、普賢、觀音等。也立諸佛，如

西方阿彌陀，東方藥師、北方彌勒、南方釋迦，在中央最高而為諸佛之體者，為毘盧遮那佛，又名大日如來，是光明本身，在蓮華藏世界說法，蓮華藏世界即所有世界的結合，故此佛向全法界(全宇宙)所有世界，開顯其所悟的無限光明世界真相，為十萬億非世界諸佛菩薩與天神鬼叉所包圍，已變成一個內在於宇宙的泛神本體或大我，連釋迦的崇高位置也被其取代了。

至於佛像如何產生呢？佛法既講緣起之空，佛陀已入滅，何來身體形象呢？原初佛教興起時，依其無常之義，自不許雕刻佛像，阿育王大力推動佛教，但卻下令殺雕佛像者，一日之內殺了一萬八千位雕偶像的尼乾陀人，十分殘忍。當時的石柱、柱頭雕刻以法輪、蓮花、菩提樹及佛足石(佛的腳印)來代表佛陀，因雕其像是一種對偉人的冒瀆。

過了百年，希臘阿歷山大大帝攻滅西印度，建希臘人統治的大夏國，盤踞西北印，引入希臘的偶像雕刻法，於熏迦王朝始雕佛像。一時在印度西北的 Gandhara 省，有 Kanishka 王取消雕像的禁令，引入希臘雕塑法，把佛雕成希臘諸神的樣子。已距佛滅三百年，當然不知道釋迦的樣子，憑想像認為佛身體一定不同常人，應該金光閃閃，眉間有白毫，又以傳統中的轉輪聖王之像為特徵，而創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形象，依此以建佛像，這「好相」也十分奇特，如「雙手過膝」、「手足網縵如鵝王」(即手腳有鵝腳之蹼)，「廣長舌左右舐耳」等。

五. 諸菩薩與神佛的來龍去脈

如今研究諸佛菩薩，大都是偷取其他宗教的神，而將之佛化為菩薩，今分析部份菩薩之來源如下：

1. 觀音 (Avalokitesvara)

“Ava”有「遙遠」或「向下」的意味，是高處下觀之菩薩。“Svara”是「自在」之意，也有神妙之意，「觀自在」即觀事物內在的神妙自在性，或觀世間眾生的聲音，故又名「觀世意」。

高楠順次郎及木村泰賢於「印度哲學宗教史」中曾提到印度雅利安人有拜一位 Asyin 神，大慈大悲，今錫蘭人仍拜之，印度又有溼婆神

(S'vara)，能有多種現身，與觀音「應以何身而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一樣。佛教將 Asyin 與印度濕婆 S'vara 兩者混合創造了觀音。此外，印度六派哲學中所拜的最高神 Isvara，是大自在天，與觀音的自在義一致，也可能是 Asyin 與 S'vara 結合，創造了觀自在菩薩，即觀音。觀音並非歷史上存在的人物，卻是將不同神的名字結合而虛構出來的。

中國民間有傳說所謂妙善公主的故事則有宋普明禪師所偽作，名「觀世音菩薩本行經」後稱香山寶卷，非印度佛教所原有。在印度的觀音多是男身，結華經認為有三十三身的變化，其中有五個是女身，即四婦女身及一比丘尼身。何以在中國全改為女身，至今仍無確定的考證提供可靠的解釋。觀音是人虛構的神靈，並無客觀歷史的存在。



2. 彌勒信仰的研究

彌勒 (Maitreya)，由 Maitri 慈愛一辭而來，全名譯「彌怛利耶」華文譯「慈氏」。因其累生多劫，修行慈心三昧故名。

彌勒為姓，名阿逸多 (Metteyya)，華譯無能勝。原為轉論聖王，後與彌勒合而為一。

彌勒思想成之年代，日本松本文三郎著彌勒淨土論，研究彌勒有關各經典，而指出是佛滅後三百到五百年，由大乘佛教徒所創，主要據法顯所記載。

法顯傳陀歷國條 (399 年左右)：「越大雪山將入北天竺有一小國曰陀歷。其國昔有一羅漢，以神通力，將一巧匠上兜率天，觀彌勒菩薩之長短色貌下，還之後，刻木作像，長約八丈，足跌八尺，齊日常有光明。……立此像，距佛涅槃後約三百年，計為周平王時期。」

然而香川孝雄寫「彌勒思想的展開」指出這是阿育王派傳教師或普夏來多羅王滅佛時期，仍未有彌勒像的記載或出土，故法顯所聞之傳說不足信，而法顯之前也無彌勒事蹟傳聞。

今在印度發現之彌勒像，最古是 130-150 年，在瑪茲拉出土。可見是相當後起的佛，是偷取其他宗教的神而產生。

一般學者如 J. Filliozat, J. Pozylinski, S. Levi, H. Abegg, E. Lemotte 等考証，指出伊朗摩尼教信一 Mithra 神，是一救世主，受猶太人彌賽亞觀念影響，此神當為彌勒 Maitreya 一字的根源，今新疆維吾爾文寫的摩尼教經典，發現記及伊朗巴米揚地方有很多手執龍華樹的彌勒像。故彌勒可能是 Mithra 在印度的轉變。

彌勒主要性質是未來佛，在古印度，佛教徒感政治，社會與教團的危機，而期待此一佛的出現。較古的經典中見長阿含經轉輪聖王修行經，謂過去有轉輪聖王名堅固念，傳位太子。太子不守正法，陷民於苦厄，人為貧窮飢餓所惱，人壽由一萬減至五千，三百，二百，百，十年。後人漸起悔恨之心，而懷慈心，人壽乃由十增至二十，四十，八十，百六十，三百二十，六百四十，二千，五千，一萬，二萬，三萬，四萬至八萬歲，女至五百歲婚嫁，彼時只月九種病症：寒，熱，飢，渴，大便，小便，欲，饕餐，老病，大地平坦，無蚊毒

蟲，瓜石變為琉璃，五穀豐樂，「彼時彌勒如來出現，說梵行清淨之妙法，弟子有無數千萬。」

中阿含說本經 (東晉有譯本古來世時經)：「佛在毘那羅的鹿野園……世尊對眾比丘云：『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有佛名彌勒如來。』」

兜率天之說源見佛說生經，五百幼童溺死，都往生兜率天流傳宣稱參拜彌勒聞法，此經約在竺法護來中國時 (250 A. D.)。流傳彌勒是婆羅門弟子，後成佛弟子，以活現未來國土為理想。可見彌勒佛是偷取摩尼教的末日救主而產生，祇是宗教神話的轉移，不具真實性。如今有天道教崇信彌勒佛，號稱五教合一，就正是想利用彌勒信仰所偷取的末日救主思想，講三期末劫，以之吸納基督教和回教的末日觀，這是倒果為因的吸納方式。原先是自己選取了他人教義，而後又因這些相似教義而宣稱吞滅他人，把他人歸併為自己系統之中，是一種混水摸魚的混淆。

(下期續)

(梁燕城博士現任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伊朗牧師受害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 啓 2：10



伊朗神召會牧師穆罕默德·余思斐 (Mohammed Bagher Yusefi) 被發現陳屍在近郊的樹林裡。教會史上又添了一位殉道者。

余思斐牧師原居於伊朗西北部馬仙達朗省 (Mazandaran) 沙里市 (Sari)。一九九六年九月廿八日上午六時離家外出禱告，一直未返。傍晚，他的家人即接到警方通知，余牧師已遇害，屍首被掛在樹上。

雖然警方強調，將追尋余牧師死因，但幾乎可以肯定的說，由於余牧師在信主前是回教徒的背景，余牧師是為主殉道了。

余牧師不僅是馬仙達朗神召會牧師，更協助哥根市 (Gorgan) 教會增長。此外，當米耶·耶巴 (Mehdi Dibaj) 牧師因堅守信仰而被判入獄九年後，余牧師代撫養耶牧師

兩名兒子。後來耶牧師雖然因國際輿論而獲釋，獲釋後三個月即遇害，情況與余牧師相若。

余牧師享年三十四歲，生於一個回教家庭。青少年即聽聞福音而信主。他非常愛主，是位出色的佈道者及牧師，被尊稱為 Ravanbakhsh (波斯語，意即靈魂賦予者)。所有認識余牧師的人，均稱讚他的溫柔和謙卑。他酷愛音樂，並編寫很多本色化的馬仙達朗語聖詩。

余牧師遺孀雅達 (Akhtar)，姊妹，也來自回教背景。她是在胡辛·蘇穆牧師 (Hossein Soodmood) 的引導下信主。蘇牧師亦於1990年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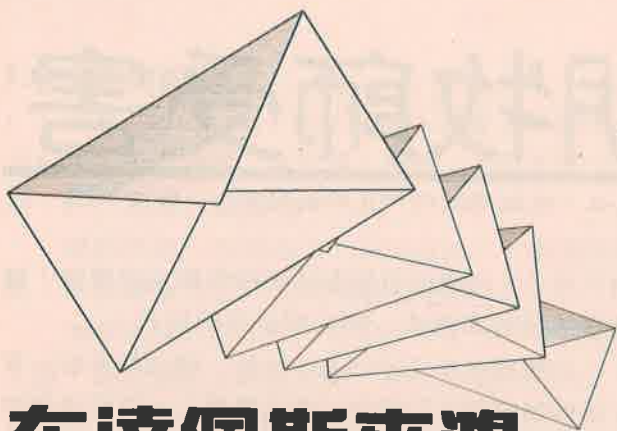
余牧師有一子一女，女兒姆仙娜 (Ramsina) 九歲，兒子司提反 (Stephen) 年方七歲。

余牧師是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第七位殉道的伊朗教會領袖。在革命初期，聖公會屢被攻擊，因大部分信徒都來自回教背景。時威市 (Shiraz) 的沙雅 (Sayyah) 牧師喉部被割。聖公會主教兒子巴含·達哈里-達耶 (Bahram Deghani-Tafti) 被槍殺。最近他們目標轉移至神召會。1990年，馬薩市 (Mashad) 的牧師蘇穆 (Soodmood) 在該市監獄被處死。1994年1月海克·賀斯班·米爾 (Haik Hovesepian Mehr) 主教被殺。同年七月，米耶·耶巴 (Mehdi Dibaj) 遇害。此外，六十二歲的長老會牧師達蒂斯·米高連 (Tateos Michaelian) 在接替賀斯班 (Hovesepian) 主教擔任基督教教會協會主席職位後，亦在同年遇難。

雖然伊朗教會數年來，多次痛失教會領袖，但信徒們決意繼續將福音廣傳，並以早期教父特士良 (Tertullian) 的一番話「殉道士之血是教會發展的種子」自勉，期待教會繼續增長。

伊朗全國人口超過六千五百萬，其影響力遍及中東及中亞洲，當地基督教教會人少力弱，且時常遭受迫害，但不蔚為當地忠心的見證。自1979年以來，伊斯蘭革命份子已有多人轉信基督教。

(資料來源：Elam Ministries, October 3, 1996)



布達佩斯來鴻

簡文騰牧師



感謝神的恩典，帶領我們一家到東歐作宣教事奉。九六年八月，我們受大使命中心的差遣，到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向當地華人傳福音。那裡約有一萬多華人同胞，都是從中國大陸各地來經商的。

匈牙利是東歐的門戶，地處東西歐的中心，是東西歐交流的跳板；是向東歐宣教必須經過的地區，更是進入東歐傳福音的一個基地。

因著神的恩典及慈愛，也因著那裡華人靈魂上的需要、對福音的渴慕，我們懇切地呼求主。九六年六月在布達

佩斯成立「華人福音團契」。開始時不到十個人聚會，八月中人數增至三十人，到九六年年底增至七十人。神按著應許，天天加給教會得救的人數，願神繼續施恩賜福，使教會長大茁壯，帶領更多人歸主。

在布達佩斯服事的初期，我們經歷很強烈的爭戰，面對人對我們的恐嚇、威脅等手段，以及靈界勢力對我們身、心、靈的攻擊。感謝主！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我們也都平安的過來了。教會也因著這些經歷，更加的成熟，弟兄姊妹間更多彼此關懷、表達愛心。

同時我們也經歷禱告的功效，有許多棘手的事，經過禱告，就看見神動工。從肢體個人的需要到家庭問題，從每天的天氣到屬靈的氣氛，這些都逼著我們迫切的禱告、緊緊依靠主。經過禱告，聖靈使失落的羊又回到主懷，也使破裂的家庭重新和好，更使淫亂的生活被修改成為聖潔，使不能饒恕的光景改變為彼此接納、彼此相愛。

聖誕節期間，團契舉辦了兩次福音聚會。為十二月十五日晚上的「聖誕晚宴」，我們推動每人為一人代禱，邀請他們參加晚宴。當晚有一百五十人參加，有很多是第一次接觸教會活動的人，其中許多被「在基督裡的愛」所感動而流淚。最後我們請他們彼此禱告祝福，他們從來沒有嘗過「被禱告祝福」的滋味，這次的機會深深在他們生命裡留下不能忘懷的記憶。願神繼續施恩帶領，使他們真正地接受福音，接受耶穌為個人的救主。在聖誕夜我們舉行聖誕節特別禮拜，用話劇形式將耶穌降生的故事更具體地表達出來，從歡喜快樂的氣氛中領受聖經的教導。

年底我們舉辦在布達佩斯華人中第一次的

「退修會」。起初他們問「甚麼是退修會」，我回答他們：「退到外面去修理」。感謝神的恩典，在「布達山上」滿了潔白的大雪中，我們領受了神豐盛的福分，許多人靈命被更新，下山後就學習參與教會的服事。

請您們更深地為我們代禱：

一、為在匈牙利的工人代禱。尚有上萬的華人同胞需要救恩，求主施恩開傳福音的門，賜我們更多的機會來接觸他們。

二、莊稼熟了，收割莊稼的工人缺乏，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這個禾場。

三、為未來「教會的工人」代禱，求主賜下渴慕受教的心，使更多的同工能接受裝備，起來服事。

四、今年的主題是「向外擴展，向內建造」，向外擴展是強調異象及宣教，向內建造包含了真愛及合一。求主幫助我們訓練一些同工起來，可以把握向鄰近地區及國家宣教的機會。

（簡文騰牧師為大使命中心駐匈牙利宣教士）

1997 年大使命中心短宣隊機會

大使命中心歡迎眾弟兄姊妹參加短宣隊去下列宣教工場、參與福音預工、開荒佈道或門徒訓練等事工。請及早向大使命中心報名！

哈薩克斯坦 三月至十一月，每月一隊

人數：每隊十人左右。

工作：醫務，中英文教學，工程，輕工業等。

時間：二至四週。

地點：馬山成，白彥虎。

服務對象：華裔回民 — 東干人。

要求：重生得救之基督徒，願以生命見證基督的愛，並受過以下專業訓練或具備該專（行）業工作經驗，會陝西方言或俄語更佳：

醫護 — 內外科醫師，牙醫師，針灸師，腳底按摩師，藥劑師，
護士

教育 — 中文（會羅馬拼音，簡體字），英文，電腦

工程 — 土木，水利，水壩，食水淨化

輕工業 — 罐頭製作、洗羊毛、麵粉廠、榨油廠

費用：每人一仟五百至二仟美元。

西班牙 五月，一隊

人數：五至十人。

工作：信徒培訓、輔導。

日期：五月八日至廿四日。

地點：馬德里等西班牙六個華人聚居的城市。

服務對象：華人基督徒為主。

要求：信仰福音之成熟基督徒，受過個人佈道，小組帶領，門徒訓練，
個人輔導等訓練。

經驗：曾擔任成人主日學教師，團契導師，陪談員，長老或執事。

費用：每人約三仟三百美元。

匈牙利 七月，一隊

人數：八人以下。

工作：教授釋經學，主日學教導，小組組長訓練或個人佈道。

日期：七月三日至十八日。

地點：布達佩斯市。

服務對象：華人基督徒為主。

要求：信仰福音之成熟基督徒，受過個人佈道，小組帶領，門徒訓練，
個人輔導等訓練。

經驗：曾擔任成人主日學教師，團契導師，陪談員，長老或執事。

費用：每人一仟五百至二仟美元。

神在我們中間 實在行了大事

「中國學人培訓營」側記 張路加

十二月的達拉斯已由晚秋進入初冬，早晚格外沁涼，然而位於達拉斯近郊銅谷市的大使命中心禱告營地，卻仍是一片歡聲笑語，春意融融。

這裡，正進行著北美第一屆的「中國學人培訓營」；這裡，來自北美十幾個州及加拿大，甚至日本、香港的中國學人及福音使者們，正濟濟一堂，探討在海外開展中國學人福音事工的策略和方法；這裡，目前在北美各團契第一線擔任服事的、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學子們，正全身心將自己沉浸在一次非常難得的培訓之中；這裡，許多



長期以來對中國學人事工深具負擔，且富有經驗的教牧和機構同工，以及一些在中國大陸從事教會培訓多年的領袖們，正毫無保留地將他們的屬靈生命、事奉經驗和對年輕工人們的期許傾心相授；這裡，一個由神所興起的，已經並將繼續對海外及今後中國的教會和福音化產生深遠影響的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延伸...

這次的培訓營共分兩期進行。首期為12月17日至25日；第二期從12月26日至31日。先後共約有100人

次參加。培訓營由四個機構一同主辦。王永信牧師所領導的「大使命中心」，為這次培訓營提供了一個充滿溫馨的「家」：安舒的住宿，可口的飯食，寬敞明亮的聚會大廳，一流的後勤服務，眾多的協談及工作室、洗衣房和健身房，更有充滿笑語的生日會和聖誕報佳音活動等等。「中國福音會」以從事中國大陸的教會培訓及研究而蜚聲海內外，趙天恩牧師和他的同工們專程遠道從香港來協辦，除了給我們帶來新鮮感人的第一手中



國家庭教會大復興的資料外，更引領我們看見今後中國福音化的異象，協助我們思索如何在五千年的中國文化歷史長河中植入活的基督教信仰，使文化基督化，真正使這個古老的民族煥發出青春。蘇文峰牧師所創辦的《海外校園》雜誌，如今已是向中國學人傳福音必備的工具，在大陸學子中更是家喻戶曉，廣受歡迎。這次蘇牧師和專任編輯遠志明弟兄都在百忙中鼎力相助，為我們提供了從宏觀的中國歷史透視，到微觀的學人事工實際開展經驗。歷年來把自己埋在中國大陸，默默耕耘著這塊土地的「神州大使命事工」，貢獻出他們多年來卓有成效的門徒培訓成果，不僅令我們耳目一新，獲得一套切實可行的傳福音和門徒訓練方法，更從他們的生命中看到了那種「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那種屬神的品質。

總的來說，聯合主辦這次營會的四個機構，充份代表了中國大陸本土教會和海外華人教會，以及海外中國學人事工圓滿的合作，使我們體會神的心意，不只要在海外的中國學人中得著一大批的子民和

工人，更是要藉此讓我們在海外的真正了解今日神家在中國的景況，明白我們這一代中國基督徒所肩負對祖國、對普世的宣教使命，對中國福音化的責任，以及面前當走的道路。

這次大會在三方面給了我們充分的屬靈供應：幫助我們瞭解我們「是什麼」(to be)，「要知道些什麼」(to know)，和「當作些什麼」(to do)。

藉著每天清晨由王志學博士所帶領的靈修，以及下午由詹維明老師所帶領的屬靈操練，使我們了解個人的屬靈操練和宣教及福音的外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我們「知」和「行」之先，必須先了解我們的「是」。因為神看重的是我們的「是」，神重視我們的生命遠超過我們的事奉，神看重祂的工人遠過於他們的工作。就靈命操練和宣教的關係而言，靈性和個人成長的目的是為了傳福音，使萬民作主門徒，因此缺乏宣教意識的屬靈操練是有缺欠的。宣教行動的目的是叫人得豐盛的生命，所以宣教者本身要有充沛的靈命，否則就是「盲人領瞎子」。在教會歷史中，宣教運動

的展開往往跟屬靈操練、禱告復興有密切的關係。當屬靈操練幫助我們經歷醫治與赦罪後，我們更深地經歷主的愛，使我們重新得力，從而除去懼怕，跟隨基督的腳蹤，聽從聖靈的微聲，勇敢踏上宣教工場；進而裝備我們進入屬靈爭戰，在宣教工場上更有效地擊敗惡者的作為，與三一神同步同心，得著萬民。

滕近輝牧師和王永信牧師，將他們幾十年在主前生命事奉的經歷，在晚堂的信息中，勸勉我們永記「在生命裡的事奉才有長久的果效」。滕牧師更強調屬靈操練與宣教行動相結合，就是將馬大的手與馬利亞的心相結合，才能得著那上好的福份。王牧師使我們更瞭解作主工人的條件、抱負和考驗。莊祖鯤牧師勉勵我們明白與基督同釘十





字架的意義。趙天恩牧師、蘇文峰牧師、李牧師、祝健弟兄、梁帆鋒弟兄等許多屬靈前輩藉信息、協談以及他們切身經歷的分享所帶出的屬靈震撼效果，都讓我們深深體驗到 "to be" 的重要性。福音不只是口傳，也是生命的流露。

在「知」(to know) 方面，透過許多信息分享和講座，使我們對福音與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遠志明弟兄、李牧師和趙天恩牧師幫助我們了解中國人的祖先在商、周時代是敬拜神的，但自春秋時期開始，「大道隱去」，才和神遠離，結果是苦難頻仍，苦苦求索而不得其門；甚麼方法都試過

了，但總是失望復失望。今天「福音救中國」是我們唯一的出路，從信仰的角度重整中國文化是時候了。苦難給中國教會帶來新的更新，但神親自的作為才是中國教會復興的屬靈源頭。同時我們也對主的大使命有了重新的認識和深化的了解，開闊了我們對超越文化、不同族群福音使命的視野，了解我們的責任，對中國未來的福音工作及大陸教會在普世福音中的角色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對中國福音化，也找到了一條可行的路徑，就是順服——跟進——門訓。在知識份子和農民階層中傳福音的兩條宣教路線的結合，是今後中國福音化

的努力方向。

在「行」(to do) 的方面，我們學到一套切實可行傳福音、作門徒訓練的方法。李牧師、梁帆鋒弟兄、余雋瑞牧師以他們多年在中國大陸教會服事的經驗和事工總結，生動活潑地傳授給我們一套既汲取各方精華，又非常本色化的門訓方法。「五大奧秘」的福音宣講和「新生命」、「新生活」的門訓教材，使中國基督徒學子們感到既親切，又實際可行。在大會期間大家爭相操練，回到各自的團契後已有許多同工開始進行推廣和具體應用，並且已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這次大會為與會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面交通的機會。在團契和團契之間，個人和個人之間有了很深入的交通和分享，大家彼此激勵，成為主內知己。看到許多人同被神的愛感動，作著同性質的事工，因此不再感到孤單，同時也進一步認清神在今天各處中國學人中的作為，祂已展開了北美大陸學人福音事工運動。一大批神國新軍正在形成中，祂正為北美100多萬華人的工場和中國13億人口的廣大工場預備合用工

人。中國福音化的前景充滿希望。

這次大會還有具體跟進性的結果，就是成立了「北美中國學人事工促進會」。多位備受華人教會尊敬的牧者們，願在百忙中投注精力來推動促進這項事工，作我們年輕工人的顧問和導師。他們謙卑地稱自己是作僕人來事奉，願在推動、聯絡、協調、促進等方面盡上自己的力量。促進會一致推選王永信牧師為會長，同時也確定了今後三年每年在聖誕節後，由其他三個機構輪流負責籌備同類型的培訓營（97年將由中國福音會同工負責），並計劃定期出版通訊，安排培訓課程等等；真是一個效率高，成果豐的營會。



大會在眾人同心合意聚集在聖餐桌前領受主餐後劃上圓滿的句號。人人都將自己在神面前鄭重填寫的大使命委身禱告和跟進計劃表呈獻在主前，懇切的禱告和再次的奉獻，如同馨香的祭物放在主前。或團契同工，或夫婦，或全家，或主內摯友，三三兩兩，跪在一起恆切禱告，彼此請求對方赦免以往的虧欠，並互相服事，場面感人至深，交流著喜樂和感恩

的淚水，也表達著眾人向神的心願，就是：主阿，興起我中華民族，復興我中國教會，讓你的救恩早日傳遍天下！

達拉斯冬日的這段日子是難忘的。然而，海外中國學人福音事工這春天的腳步卻更是如此令人振奮。我們不禁要高聲讚美說：神實在在我們中間行了大事！願一切的榮耀尊貴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張路加是美國加州神州宣教教會傳道人）



聖誕佳音處處聞

— 中、美、韓信徒同歡慶

去年聖誕夜，大使命中心同工及部分參加中國學人培訓營者，按前年立下的「傳統」，分兵兩隊去附近鄰居十

數住宅報佳音，並每家贈送一個本中心廚房自製精美可口水果蛋糕。當晚天氣雖冷，大家心中火熱，唱者聽者都喜樂洋洋。

聖誕日大使命中心並與達福地區兩個教牧同工會及使者協會合辦聖誕音樂聯歡會，邀請

達福地區中、韓教會肢體及在學的大陸同學參加。聯歡會自上午十時半開始，至下午五時結束，參加者約一百二十人。會中除下午有獨唱、合唱、小提琴演奏等節目外，並有上午的大陸基督徒學人徐世豪教授及張伯笠弟兄見





證，以及下午音樂會後「復活鐵路」錄影帶放映、聖誕大家唱、短講等。結束時有八位來參加的同學決志接受耶穌。感謝主。

大使命中心銅谷禱告營禮堂外牆寬敞，是極佳的廣告宣傳位置。同工們覺得可作傳福音之用。於是幾位男同工自己製作幾個大字，掛在外牆，每天向途經的路人傳「神愛世人」的喜訊，鄰居看見也嘖嘖稱讚。



Texas Chinese Missions

Conference '96

November 7-9, 1996

NOT AN ENDING, BUT A BEGINNING

by Tom Raffeto



The first Texas Chinese Missions Conference (TCMC) was held on November 7-9, 1996 with daytime sessions at the Great Commission Center in Copper Canyon, Texas, and evening rallies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The conference marked a new era of cooperation among Chinese churches in Texas, with 117 participants from more than 20 churches from as far away as Houston, Austin of Texas, Baton Rouge, Louisiana, and Jackson, Mississippi. Exhibition booths from fifteen mission organizations demonstrated the variety of mission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from radio to literature ministries, from church planting to Bible translation.

Each day started with a message on the biblical mandate for missions followed by a thought-

provoking address on missions strategies. On Friday morning, Rev Moses Chow challenged the audience to think creatively and responsibly about missions "Over the Seas." Then on Saturday, Rev Johann Lai reminded the crowd that the mission field can also be as close as "Across the Street."

In the first major address, Rev David Chan pointed out how we have misinterpreted and limited the meaning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over the years, while in the next day's address Rev. Philip Teng walked us through what commitments missions-minded Christians must make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 rest of the daytime hours were filled by workshops and seminars on missions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These sessions were useful, informative,

yet also allowed time for interaction and discussion. There too were times of building relationships and networking among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The evening rallies were open to the public and were held on the Dallas Seminary chapel. A number of missionary appointees from various churches were presented and were committed to the Lord by their pastors before the evening messages.

In the first evening, Dr. Philip Teng gave a seven-point message on the nature, value and importance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In the second evening, Dr. Michael Pocock of DTS challenged the audience with the unreached people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10/40 Window.

At the Closing Session in the third evening, 23 people

came forward to commit their lives to be full-time missionaries after Dr. Thomas Wang gave a global glance on the need of the suffering world. The conference has sent letters to the pastors of these people for follow-up counseling work.

We thank God that through TCMC He has brought many Chinese churches one step forward in global missions. May His Spirit continue to work among Chinese churches today to enable us to breakthrough traditional bondage, seeking diligently in fervent prayer and spiritual revival, for the fulfillment of our Lord's Great Commission.

(Tom Raffeto is with the Wyck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德州華人差傳大會'96

圓滿開幕

1996年11月7至9日

不是結束，
而是開始

第一屆由德州華人教會聯合舉辦的德州華人差傳大會已於1996年11月7-9日在達福地區舉行。日間節目在銅谷市的大使命中心舉行，晚間則在達拉斯神學院召開。日間117名出席人分別來自20間教會，其中有些是從德州的休斯頓、奧斯汀，路易安那州的貝城，以及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等地遠道而來。此次大會開始了德州華人教會攜手合作的新時代。參加展覽的15間宣教機構，從電台廣播到文字佈道，從植堂到聖經繙



譯，向出席人展示了多元化的宣教機會。

大會每天以研經開始，接著是發人深省的宣教策略專題講座。星期五早上，周主培牧師激發會眾去思想，如何進行既有創作性又負責任的「胸懷世界的宣教人」。星期六早上，賴若瀚牧師則提醒會眾，差傳的行動同樣也可以近至「比鄰」。在第一個專題講座中，陳國安牧師指出多年來我們如何曲解大使命的概念並限制了大使命的完成。在第二天的專題講座中，滕近輝牧師則幫助會眾了解作為一名具有宣教意識的基督徒，在完成主的大使命中應怎樣委身。

白天其餘的時間有各項專題研習班，以及普世宣教機會與合作策略的討論會。研習和討論信息皆甚豐富，使大家有充分時間彼此交流、探討。與會者並有充分時間互相認識，建

立友誼。

晚間在達拉斯神學院禮堂舉行公開性的聚會。會中介紹了多位準宣教士，並由他們的主任牧師帶領會眾為他每一位禱告。

第一晚，滕近輝牧師傳講了七點有關大使命的性質、價值及重要的信息。第二晚，Michael Pocock博士對會眾發出向未得之民，尤其是那些在10/40窗戶的民族傳福音之挑戰。第三晚閉幕禮中，王永信牧師分享有關普世禾場的迫切需要後，有23位弟兄姊妹走到台前，決志奉獻他們一生，作全時間的宣教士。大會已致函這些弟兄姊妹的主任牧師，請教會對他們作跟進輔導工作。

感謝神，祂藉著此次大會，帶領眾多華人教會在普世差傳方面向前邁進一大步。願祂的靈繼續動工，使今日華人教會能更多突破諸般傳統束縛，追求禱告與復興，更積極地努力完成主的大使命。

「為美國禱告」 PRAY USA

PrayUSA!

*"Seeking to bring
America
to her knees"*

30-DAYS OF
PRAYER & FASTING
APRIL 1997

一九九七年四月被定為「為美國禱告」(PRAY USA)運動的三十天實踐期！這運動是由美國許多禱告事工、教會及機構發起，推動全國基督徒及教會，在這三十天內在神面前屈膝禁食，為美國禱告，向神求靈命復興和更新，面對國內諸般問題：犯罪、離婚、大城市衰化、兒童受害、道德淪落等。

主辦機構更選定四月最後一個主日，四月二十七日，為「全國認罪日」(National Day of

Repentance)。鼓勵各教會牧師帶領會眾為美國向神認罪。「為美國禱告」運動至五月一日達到高潮，各地召開「全國禱告日」(National Day of Prayer)聚會。然後，在五月十五日有「為耶穌大遊行」(March For Jesus)。有關「為美國禱告」運動資料，請聯絡

PRAY USA
7710-T Cherry Park Dr
Suite 224, Houston, TX
77095-2700, USA
Tel: 1-281-855-6540
1-800-569-4825
FAX: 1-281-855-6540
E-mail:
75711.2501@compuserve.com.



錄影帶



滕近輝牧師

專題講道專輯



大使命中心最近為滕近輝牧師攝製了三套錄影帶專輯，以造就普世華人教會。該三個專輯為：

1. 認識聖靈
2. 普世宣道
3. 教會真理

(每輯共 10 講，每講 30 分鐘)

錄影帶製作由資深影音工作者招鶴齡弟兄負責，目前已完成全部錄影。預計今年四月可完成全部製作。三套錄影帶均由宣道出版社為總代理。請留意出版日期。

遍傳福音 時機已臨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 (賽 60:1)

主後1430年時，基督徒數目僅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一。今天，全世界每九個人中就有一個基督徒。他們增長速度為世界人口三倍！

年份	相距年份	基督徒佔 普世人口百分比
公元元年	1430年	1%
1430	260年	2%
1790	150年	3%
1940	20年	4%
1960	10年	5%
1970	10年	6%
1980	3年	7%
1983	3年	8%
1986	3年	9%
1989	4年	10%
1993	2年	11%

今天普世人口 5,700,000,000

基督徒人口 600,000,000

堂會數目 5,000,000

未得之群體 People Group 10,000

今天，每六萬個基督徒或每五百間堂會認領 (Adopt) 一個未得之群體 (People Group) 為他們禱告並向他們宣教，則福音可傳遍世界。

詳細資料請詢：
大使命中心，或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1605 Uizabeth St., Pasadena, CA
91104, USA
(818) 797-1111
FAX (818) 398-2185

